



會要  
申

憲宗朝

乙巳

丙午

伊6  
4078  
12-9





伊弉門  
號 4078  
卷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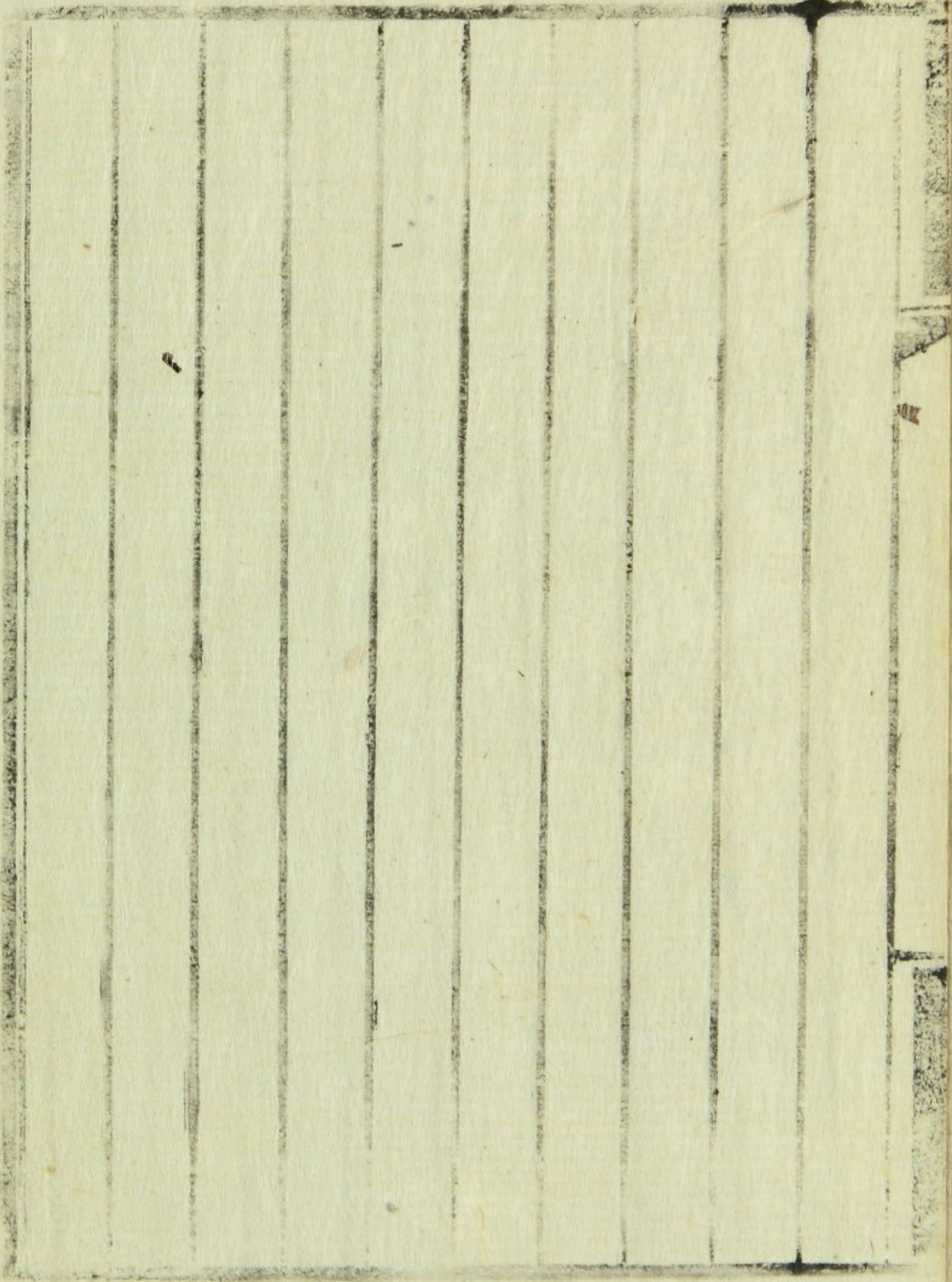


觀報畧記卷之十一

乙巳



正月勅駕詣昌德宮真殿展謁徽定殿茶禮宗廟展謁初一日○貢市堂上車貢市人入侍於鍾閣前路○傳曰豐恩府院君今年入耆社矣仰體慈念予所喜幸當何如武賜几杖之禮擇日舉行仍以此意遣史官傳諭○傳曰豐恩府院君家衣資食物從優輸送遣曹郎存問以來奉朝賀金履湯歲饌衣資依例舉行遣曹郎存問以來○猫邊司以白殿鎮為統制使勸農綸音行都承旨趙斗淳製○傳曰都政勿拘齋日斯遠為





之○傳曰麻夏帛守令擬入○初十日上御崇政門  
朝參○傳曰朝參之意專出於博詢而今日三司所  
陳不過循例文具而已並與官師之規而無之良可  
寒心並施譴罷之典難以陪祭之九列言之亦豈無  
一言半辭之建白者乎亦捧現告越捧以勵群工○  
傳曰予之嗣服已過十年民國之事無可恃予雖寡  
昧豈不知皆由予不能自強乎咨爾方伯居留之臣  
委具民國為繫之端彙列狀聞以備親省俾廟堂從長  
稟覆而其各悉心對揚毋孤予寡人臨門詢訪之意  
三懸鈴行會○差趙東龜為有司堂上○承文都提

調通融時原任大臣例兼事東國文獻備考踵成編  
摩事左相權敦仁耶奏○左議政權敦仁耶啓薦法  
之重文武無異矣昨臚宣傳官廳行薦時南行宣薦  
尹喜昌聞是主薦宣傳官之堂姪云南行薦尤別於  
出身薦耶謂自中之名器而肆然以其堂姪呼薦者  
苟有重薦法畏公議之心焉敢乃爾尹喜昌南行薦  
勿施主薦宣傳官尹明儉施以譴罷之典何如上曰  
依為之○傳曰司僕提調朴晦壽許遜○傳曰左丞  
贊朴晦壽拜相○有政領議政權敦仁左議政金道  
喜右議政朴晦壽以上並單付○傳曰予維三公備



位然後上可以應台階下可以象鼎足董百官翊萬  
化之切始可論矣肆於月正上旬端門聽治之餘不  
念金甌之卜先採輿議簡之在心則今日端揆之席  
捨卿其誰卿以故家偉器早歲蜚英為純廟翼考之  
所獎詡揀拔以遺寡人者也風儀之秀整德度之老  
成踐履積庸望實俱隆莫有先於卿者於是乎吾之  
相始定而元輔左揆列以為三夾贊交修以左右王  
室則君德可禪國事可做世道民心其將亦有賴焉  
豈非朝廷之大幸歟茲遣近侍先敷心腹卿其諒予  
眷之注意事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以權敦仁

為纂輯摠護使○頃相權敦仁辭疏答曰今茲三公  
儲位為國事萬幸卿之循序而進自是故規至於總  
裁之任何至辭免卿其安心事遣史官傳諭○史官  
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臣自奉新命惶隕震越恩  
諭之下不知所以仰對深增悚感云矣○傳曰予於  
日前已有敷心之諭卿應諒悉而側席數日尚無動  
靜卿或謂中書循例而然乎當授而授之當膺而膺  
之自是上下相孚之實際事安用例也行菴之至茲  
又申告卿其即速造朝事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  
史官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臣以萬々無似之賤



品承萬、非常之特命結伏承萬、匪分之恩諭警  
懷震賊五情飛越唐突控籲亦所不能泯默震伏采  
增罪戾即又王人荐辱賈傳別諭十行辭旨曠絕愈  
摯此是聖朝待相職之恩禮也有非如臣庸陋耶一  
分冒承者則亦何堪費辭附對妄效相職之故例哉  
惶忽之極轉益靡措惟當猥陳瀝血之懇亟請反汗  
之恩云矣○吏曹大護柳和源今加正憲武科回榜  
人○前左叅贊朴晦壽辭疏答曰自卿特擢之後予  
所喜幸者非直為三事備位而然也卿若曰不可則  
誰其可為乎予所取於卿者即休、有容斷、無他

者也何必為應文備例之語乎此予所以托付於卿  
倚畀於卿何也卿須諒此至意即速造朝○吏判朴  
歧壽疏遞○傳曰吏判有闕之代趙東龜除授○兵  
判趙冀永辭疏答曰卿之除拜未論一朝豈可以已  
經都政遽遞乎勿辭行公○傳曰卿之拜相至今旬  
餘以諭以批亦已屢矣一向無轉動之底意予心紆  
鬱容有極哉以卿體國之誠進先之義當此可為之  
地不思所以擔勞匡輔則實非耶望於卿也且今朝  
象不至洩散國事不至孤危者惟我二三大臣是賴  
是依卿於此時出而膺命保有以匹休共貞則予雖



否德猶足為垂拱仰成之治卿其念之事遣史官傳  
諭于右議政○史官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臣於  
日前伏承恩批辭旨隆渥有非賤分之所敢當臣方  
惶慙感伏威罰是俟茲又史官踵臨宣傳聖旨首尾  
一百二十有餘言諄複如綸諭之以追先之義勉之  
以匡輔之責無狀賤臣何以得此恩言於君父百回  
莊讀一字一涕紙欲鑽地而不可得寵章彌加臣罪  
愈積敦旨益嚴臣情愈感悶阨之極言不知裁惟當  
稍俟日間更入文字仰請處分云矣○吏判趙秉龜  
三牌不進後辭疏答曰卿於銓任既以必辭為義諦

向敦迫亦非禮使之道所請依施○吏判前望朴永  
元落點○戶判前望金興根落點○傳曰漢城判尹  
李憲球從速上來事政院下諭○前左叅贊朴晦壽  
再疏答曰予之憧々於卿益切而卿之邁々於予轉  
甚是何君臣上下情志不相交若是也予固知予敬  
禮不足之致自顧慚歎而已卿既以先王恩渥為言  
則在卿義諦恐不宜一向辭並以違卿平日國耳公  
耳之誠也卿若自以為不可則誰其可者卿之才識  
不逮乎器量不及乎辭望不優乎予則曰端委廊廟  
坐鎮雅俗惟卿是已况歲首賓對尚今遷就履屨紆



謨必多闕漏顧不在卿之一出乎卿若念及於此必不以中書故事之儲例為拘望即幡然深慰予心○史官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臣務積誠悃再申血懇未蒙開允反紆寵批責之以情志之不交諭之以敬禮之不足以至賢借隆渥期勉淵瞻奉讀未半衷情震慄無快賊臣何以堪承隕越之極不省所云而王人之素辱陋地事体未安尤增死罪亟命召還千萬顯祝云矣○傳曰昨下批諭之後意謂卿不致駕屨側席以俟之矣及見附奏大失所圖不料卿牢執而堅拒至於此也予之所取於卿者即所以沈深之

度足以儀表百僚宏遠之謨足以翊贊萬幾不待求諸夢卜而決之矣卿乃與予意一功相左惟以謙抑並避為事豈無直前做去底意予恐古大臣遜躬之義不如是矣茲又申諭衷曲望即造朝事遣史官更為傳諭于右議政○史官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臣以疏則誠未格聽以奏則嚴不敢盡職名虛糜情地窮蹙不意十行恩諭存降於跽伏俟勘之中殿籍之殷誨責之嚴屢軼常格去益隆重獲擊伏讀感惶靡措跡臣平生不過是庸碌愚拙之賤品耳何嘗一毫彷彿於聖諭期深則仰累則指之明尤係臣萬隕



難贖也臣之前後控籲斷非為一身之私揣分量力無玩可執所以寧被通慢之誅莫效趨走之恭無以進身仰承德音又不能避跡自矢歌詠日夕損祝惟在於還收誤恩而已日間如未蒙處分則將不免又犯瀆擾僭猥屑越無耶逃罪伏地戰慄恐不知所之云矣○判尹李憲球疏下答曰此事本無可下卿疏未免過當故不得不有伊時處分而今於洞然開釋之後又此搯揆者豈不有傷於分義事體乎卿其勿辭行公○傳曰昨見附奏又將有陳疏之意無或以三疏備例不得不然而然乎古或有一疏而出膺

再疏而出膺者惟其時措之得當而已何少以三疏為不易之典乎予之救勉之辭已竭矣卿之謙抑之意亦悉矣卿若念此似當釋然故茲又申復卿其諒之事偕來史官傳諭于右議政以為偕來之地○史官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累煩奏覆連上疏籲非敢備中書之例也誠以衷情所迫鳴暴是急冒犯猥屑是豈可已而不已乎不意即下敷諭又極嚴摯至以備例為教時措為責微息都歸餘讓賤分原不襯合惶恧戰灼不知收處第臣之又欲瀆撓實緣認執莫度隆恩難報殆若不獲命則不措故耳附奏體嚴



不敢蔓辭惟願逆被常憲以勘違傲之罪云矣○前  
在贊朴晦壽三疏答曰卿之必欲辭者亦惟曰識量  
才猷之不相稱也非但卿之自為言似當如是雖古  
元臣碩賢辦得致澤之大事業而夫孰有自詡自任  
者乎要之君人灼知其賢盡其禮之如何耳然則予  
所以待卿者必有所以未盡而然也予當自反卿何更  
勉且聞古語有三讓而進者矣有不可則止矣卿則  
初不欲進以止自劃君臣之義寧有是歟中書之規  
例已備寡躬之企望轉切亟回初心即起膺命事循  
末史官更為傳諭與之偕來○史官書啓右議政朴

晦壽以為臣積通恩命荐控苦息煩猥之罪伏地俟  
勅及伏奉聖批眷造期勉轉益嚴摯而至有自反之  
教又責君臣之義奉讀以來衷情震剝有非臣子所  
敢承聞惶慄隕越措躬無地臣固灼然自知其才不  
逮官不稱分不堪殆若防限在前雖欲冒昧趨承而  
不可得耳苟非然者何苦而孤不世之恩犯必死之  
罪頑然蠢然迷不知變乎極自戢悖荐俟威罰而已  
云矣○傳曰昨卿附奏有曰才不逮官不稱分不堪  
予於是得其說矣我家甌卜之規非於草野之外立  
士為相即選之九列之中歷試而已是亦漢以來相



沿之古制也捨此一路此處何得來卿况著績於方  
命贊化於銓寄階右六秩班亞三事則豈有才違藩  
銓不違滯席惟職與分只可稱堪於六秩而不可於  
三事乎千萬無是理矣然則今卿所授雖謂之節次  
而進可乎有何如是其讓許久相持平大官辭受雖  
曰鄭重在今三疏之後又不宜一向堅執卿須諒此  
卽起膺命事遣右承旨傳諭仍與階來○右承旨李  
謙在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臣尚違威罰轉至迫  
隘踧踖若窮人之無所歸乃者敷諭又下喉舌之臣  
銜命來宣十行辭旨溫諄懇摯不啻若慈父之詔迷

子伏地莊誦雙擎九頓益不省所以也第臣之萬難  
堪承末由變動者則各倚已自有義諦之不得不  
然非敢文飾邊幅自附於克讓之美也眷造則靡所  
不至惶愧益甚誠恩則未蒙曲察阨塞深深惟願遠  
伏方命之誅更不敢費辭煩達而承宣之辱在蓬華  
尤極惶悶亟命收還不勝至祝云矣○傳曰卿之拜  
相恰為二旬批諭疏奏不可擡教而上下相持止泊  
無期是豈予始料攸及哉予有必欲致之意而卿無  
必可辭之義則似不待多少敦迫而決之矣予所簡  
拔卿倚毗卿者非私於卿也一則為國事二則為國



事也卿獨不能為國事勉起乎以卿平素款之之悃  
斷無是理予即丙夜以興求其說而不得也茲又申  
告望卿諒悉事皆承旨更為傳諭期於偕來○右  
承旨李謙在書啓右議政朴晦壽以為臣罪犯通慢  
恩荷寬容跼伏悚焦措躬無所降旨荐降敦飭策勤  
促臣出膺殆若賤末去就真有關於民國然而每承  
一番批諭輒增一番異教而臣之罪過審、隨加矣  
將冒沒一出乎則違量入之戒欲退伏不出乎有空  
要之惧更顛則煩瀆已多仍默則衷息莫達左揣右  
量情窮勢迫今日為計惟有冒借前席面陳至懇冀

幸萬一而賤疾積崇越添於震慄怵迫之餘見伏委  
綴無望強策不敢辨於指日仰對承宣之留連相守  
尤極惶溢若添一病先賜已還千萬顯祝云矣○傳  
曰右相當不日造朝云為國事幸甚偕來承旨還入  
以安大臣之心

二月有政以金澤集為黃海監司○傳曰聞成文簡  
公祠板來過都下云伊時遣承旨致祭；文令弘文  
館撰進○以文献備考纂輯總裁之任依前時原任  
大臣通融之意領相權敦仁所奏蒙允○武弁兵水  
使肅拜前履歷勿許用之禦將金煇聞有實病許遞



事須相耶奏○備邊司以任聖臯為御營大將○景  
慕宮永禧殿儲慶官展拜叶一○差朴永元為遠接  
使趙秉龜為館伴使尹致秀寶徐憲淳類為御前通  
事○以軍器寺甲冑都監提調以下別單賜賞有差  
○以奉常寺提調以弘陵祭物封裹時有不淨之物  
當該官負拿問處之臣等失於申飭待罪事草記傳  
曰知道莫重祭需雖極驚悚而卿等有何待罪之失  
乎○領府事趙寅永疏請致仕答於筵中悉諭予意  
卿何不諒而又如此千萬不當之陳恩乎卿試思之  
卿元老也先王之耶遺予小子也卿真可舍予而請

休予豈可舍卿而許退乎卿之衰病即予為國事常  
所為憂者非卿自憂也卿若念及於此必當有公私  
輕重之別予何多詰卿勿更煩○以備邊司科劄草  
記傳曰近年場屋雜亂專由隨從之攔入專由呈券  
之爭先遂使科規國體墮壞無餘寧不為之駭歎今  
者則必使之三時呼呈以復舊制如有隨從之現捉  
者該舉子施以當律其中朝士子弟之犯令者該父  
兄亦施重繩自廟堂別遣即廳這、攝蒞之地若又  
如前以文具則該即廳新當嚴勘以此分付仍以此  
判付書揭一二所俾為洞悉也可○成均館草記謹



稽大典通編諸科条註曰凡慶科時雖特教停舉者  
自本館草記以稟美年前特教停舉儒生依法典以  
稟事傳曰儒生解罰可也但昨年增廣時何不舉法  
典草記當該洋長做錯不細捧現告推考○政院啓  
曰文科初試官俞鎮五陳疏承批之後謂有情勢  
連加催促終不入來依定式遠配傳旨捧入之意傳  
曰受教定式何等截嚴而小官之差是自引豈成說  
牢固當依例捧傳旨而與無端違牌有異姑先施以  
譴罷之典○刑曹草記今審文科庭試一二取場內  
外雜亂之類自該取移送臣曹故嚴加查實則帶率

隨從為五人攔入為五人謹稽律文則大典通編諸  
科条有曰帶率隨從及攔者入生進則遣遠充軍幼  
學則限已身降定各軍帶率隨從之幼學韓弘龜金  
炳九朴宗英鄭基英攔入之申成祿梁守令宋士誠  
私奴在彦池興石等並降定各軍令兵曹舉行進士  
金肯淵平安道博川郡邊遠充軍而其中韓弘龜金  
炳九鄭基英之父俱係朝籍臣曹無以擅便令廟堂  
稟處其餘鄭燮等十人或窺視場內或推入開門之  
際而既無作奸於該取則不必深誅並自臣曹分輕  
重勘處何如傳曰允○兵曹草記帶率隨從罪人韓



弘龜安岳郡金炳九白川郡朴宗英大興郡鄭基英  
保寧郡並各軍充定事傳曰知道○備邊司啓曰即  
見刑曹草記云々今番飭教何等嚴重而隨從現捉  
若是無嚴誠不勝駭痛家長論罪雖無元律特教之  
下不能操飭至有此犯科者烏可免制書有違之勘  
乎即令該府拿問處之而鄭基英之父在容方以杆  
城郡守聞在任前特教亦無以及見合有各怨  
之端至若韓弘龜之父守一雖曰前縣監如渠賤類  
遷之朝士反辱朝廷置之何如傳曰允何必更煩拿  
問施以譴削之典金炳父於  
撰在根至於鄭在容事勢似然

勿論可也○禮曹草記進士金肯淵入格於文二所  
原榜目中拔去事傳曰知道○禮曹草記即接忠勳  
都事金在重所志則以為矣身親親事受由下任於  
江原道洪川地適值試日以原居之致無疑觀先偶  
然參榜而追後聞之則見在職者不赴鄉試係是法  
典不勝悚感即速拔去云矣朝士之在職受暇者勿  
許赴鄉試載在法典未諳格例雖有自首有違法典  
不可仍置為先拔去令該府拿問處之該道臣推考  
事傳曰允

三月親祭貞陵經陵○傳曰撫安大君廣平大君祠



字遣禮官致祭○傳曰親祭時禮房承旨李時在加嘉善  
賀○貞陵親祭時別單傳曰亞獻官領議政權敦仁  
終獻官右議政朴晦壽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  
禮○判朴歧壽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執禮宋能圭大  
祝李玄功並加資典祀官以下賜賞有差經陵亞獻  
官判府事鄭元容終獻官右議政朴晦壽並內下大  
豹皮一令賜給贊禮○判朴歧壽內下豹皮一令賜  
給執禮沈敬澤大祝李裕元各兒馬一匹賜絡○嶺  
伯洪鍾英壯啓鎮海縣監李儒席貪鄙日滋聽聞可  
駁為先罷黜其罪狀令收司稟處事○傳曰原任直

閣尹定鉉原任待教李裕元並檢教差下○傳曰豐  
恩府院君几杖祗受日遣承旨宣醞時原任大臣九  
卿依例進參以一等樂舉行事分付○傳曰豐恩府  
院君几杖祗受擇日不遠云予心喜悅豈有其極宴  
需依回甲時例輸送事分付該曹○左副承旨尹致  
秀回款碑疏陳情勢以壬寅秋監題遠次大臣議職答曰前事非  
無一時錯誤而亦非永作引義之端則今於年久之  
後何可遠越受教乎即為承牌○十八日上奉西慈  
殿還御昌德宮歷謁景祐宮○時原大臣閣臣承候  
入侍○傳曰領敦寧豐恩府院君賜几杖宣醞時益



豐府院君進參○春到記講幼學宋謙洙製述進士  
朴昇壽並直赴殿試○都堂錄取權謙等二十三人  
○領議政權敦仁所啓殺獄罪人訊推法意至嚴日  
次既有原情單堂不得舉行而前秋判金煥頃於本  
曹坐起日會推罪人鄭快成嚴加刑訊至於經斃云  
該囚所犯雖曰斷案已具而既非囚推之日次又無  
他堂之會坐而眾囚之中拈一鄭哥而刑訊至死者  
有違法例亦關後契前刑判金煥施以罷職之典何  
如上曰宣可罷職而止萬一可該施以譴削可也又  
所啓摠戎使李惟秀不彙嶺對推考事上曰何少推

考年既甚老許遽○差李穆淵為有司堂上○備邊  
司以柳基常為摠戎使○上奉慈殿詣毓祥宮延祐  
宮宣禧宮展拜七叶○冬至正使興完君最應副使  
權大肯書狀官尹積入來

四月傳曰待教會園為之○待教會園六點洪淳穆  
李承圭金有淵尹禹錫○有政以洪淳穆為奎章閣  
待教○以奏請使別單傳曰正使興完君最應田結  
奴婢賜給副使權大肯書狀官尹積並加資各  
田結奴婢賜給首譯以下加資田結奴婢賜賞有差  
○傳曰翰園為之○以別兼春秋洪祐健趙秉駿再



牌不進傳曰並減下○翰林會圈三点金炳雲洪原  
鐘金有淵李承圭尹禹錫徐堂輔洪祐命李承益○  
親行宗廟夏享大祭○親臨庭試取學幼丁昌夾等  
五人○以趙鶴年為都承旨○上詣慕華館迎勅○  
陳賀頌教十七日請勅封典補賀○大駕詣館所宴  
享○傳曰趙撰有闕之代宗簿主簿趙秉夔除授○  
傳曰今當新恩放榜予心益多追感德安府夫人豐  
府院君趙祠板遣左承旨致祭○傳曰讓寧大君豐  
寓永夫人祀孫皆登第矣不可無示意之舉并  
遣承旨致祭○傳曰新及第趙然與賜樂○傳曰武

科新及第金明權故兵使相當初仕加設單付○江  
監金大根疏遞○有政以徐英淳為江原監司○大  
駕詣慕華館送勅○以齊陵修改別單傳曰監董留  
守金學性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兼監役以下賜賞有  
差○行護趙斗淳都令洪在詰工叅趙鶴年並正卿  
陞擢副護兵取善趙亨復楊牧金洙根前承旨尹致  
定右承旨南猷教並亞卿陞擢領相權敦仁所奏也  
○御營廳草記罪人千好孫李潤極大會軍民於沙  
場梟首警眾事○領相權敦仁辭疏答曰向筵已為  
面諭又何有辭免之舉乎御試諒之今日國事豈曰



可去之時乎卿之患節亦非別樣息切之證則以此為必避之義諦者予實究不得也卿須諒此正新來章○禮曹奉朝賀金履陽卒逝○傳曰金奉朝賀長逝之後為之悵然者豈但為願期之可貴也特贈頌樞以示予追念之意

五月備邊司以姜潛為東萊府使○傳曰健元陵綏陵餽餘藥果全無甘味莫重祀典寧有如許道理當

該典祀官令該府拿處員役等令該曹從重科治祀典

官金冬錄○右尹趙亨復護軍南猷教猷自列疏答

曰此非猷官可引之事○修撰趙秉夔疏請長暇答

曰何必長暇本職許進以便救護尾陳甚好當體念矣○翰林呂諫李承圭李承益洪祐命金炳雲○領相權敦仁辭疏答曰前批已悉予意又有何辭與之舉乎顧今朝象恟乎士趨端乎民產足乎國計裕乎卿之此時請去予實左右思而未得其說也慎節雖甚奉慮亦不大妨於卧閣論道卿須諒此至意勿復控辭○備邊司啓曰憲臺之在家出碑自是法禁况年前以風化禁濫等事並都憲主之、意筵稟申飭不啻嚴截而持平崔在燁謂以風聞多出碑隸侵漁閭里至捉捕廳其不有法紀貽羞臺閣莫此為甚當



該憲臺施以譴罷之典舉行吏隸令秋曹查實依年  
前定奪嚴刑遠配何如傳曰允事之駭惋莫此為甚  
不可但以貶辱臺閣言持平崔在燁施以定配之典  
昌原○禁府照日健元陵典祀官李冬鉉經陵典祀  
官李繪九等段典祀之任何等慎重而莫重祭物不  
能照察事極悚駭既有正廟辛亥已例並以此照律  
罪各杖一百收贖盡行追奪李冬鉉切減一等李繪  
九儀減一等○禁府李儒席平海郡徒三年定配事  
○慶監洪鍾英辭疏擾批不許○領府事趙寅永疏  
請致仕答曰卿之多病知之熟矣卿之至懇諒之久

矣但以今則千萬不可予豈無許施之日卿豈無成  
就之時乎卿其安心益務醫藥以副予眷之之意○  
文獻備考纂輯開局於校書館堂即分掌記象異考  
物異考堂上洪敬謨即廳鄭益朝輿地考堂上金蘭  
溥即廳趙鳳夏金基續禮考學考堂上李光正即廳  
洪祐健李寅奭嚴錫澤朴浚愚田賦考財用考市糶  
考堂上金興根即廳金萬根李豐翼柳興吉選舉考  
職官考堂上朴永元即廳洪淳穆李濟達宮室考戶  
口考堂上李若愚即廳金應均王系者氏族考堂上  
金東健即廳尹行謨金益文刑考堂上趙容和即廳



睦仁培朴永輔兵考堂上趙秉龜卽廳李裕元藝文  
考堂上趙斗淳卽廳李煥趙龜植樂考堂上李景在  
卽廳金會明朝聘考堂上金英淳卽廳李裕膺賄賑  
考堂上金學性卽廳趙秉駿謚號考堂上金輔根卽  
廳洪義宗○纂輯廳草記堂上李光正有實病金輔  
根移拜畿伯並減下卽廳李裕元出疆洪義宗朴浚  
愚在外並減下林肯洙俞鎮五俞致棠朴采萬沈熙  
淳徐相教沈膺恭俞致善柳晏沈宜冕並卽廳差下  
事允之

六月頃相權敦仁辭疏答曰昨年許辭只緣病勢之

未及差復而今又若是辭免非所料也非所望也卿  
豈不悉予前後批意而然乎然而一向敦迫亦非敬  
禮大臣之道所辭元輔之任特為勉副以便卿調卷  
之地予小子悵然之懷無以諭矣○傳曰司圃提調  
以南寧尉尹宜善擬入○兵曹啓曰日前行首宣傳  
官李寅熙擅離職次經宵失侍不可仍置汰去何如  
傳曰允○傳曰纂輯卽廳之推諉闕直豈有如許事  
面乎設廳無幾若是怠惰其將何時竣役乎在囚之  
洪義宗洪祐健並放送日前因備局草記已拿處各、使之限一  
朔入直可也○傳曰經筵官洪直弼祭酒單付以入



○傳曰判尹有闕之代護軍徐箕溥除授○李滹臣  
為都承旨○時原任大臣請對入侍時左議政金道  
喜所啓捕廳罪囚窮天地亘萬古所未有之凶變心  
骨俱顛有不可一、仰違而設鞫正法豈容畧刻遲  
滯但其至凶至憎不忍言不忍聞之說實無嚴問取  
招之道申澤之補以告吏兩條凶言傳會添補肆然  
筆之於書者萬戮才斬猶屬歇后為先出付該營員  
首警眾金河兩女雖至微至賤之類亦具異性則不  
忍言不忍聞凶証悖逆之說何可蕝之於口而傳之  
於人乎此則自捕廳當刻勘斷金奉祿亦有傳說之

罪出付秋曹嚴刑三次後遠惡島定配盧啓光別無  
更問之端放送之意分付捕廳何如上曰依為之○  
差徐箕溥為纂輯廳堂上

七月御營廳草記罪人申澤大會軍民之沙場梟首  
警眾事○兩司聯劄請鞫金河兩女答曰今番捕囚  
之妖女凶豎固當以大逆議律而如是酌處亦有斟  
量其至微之類無據之說不足煩王府鞫覈故也至  
於加律實闕格例不允○玉堂聯劄不允○兩司合  
大諫李玄緒掌金  
圭衡獻納洪祐健新啓噫嘻痛矣世變層生亂逆  
何限而豈有如今番捕廳諸賊之至憎絕悖者乎噫



彼兩女俱以至賤至微之妖物白倣如狂如謔之凶  
說乃即譎張無難傳播甘犯萬戮猶經千劓無惜之  
罪至賊澤本以蟻虱之賤素抱梟獍之腸以不忍聞  
不忍道之凶誣悖說補以上變又從以傳會增行發  
之於口筆之於書作此窮天地亘萬古所無之逆變  
者思之膽掉言之髮豎如許窮凶極惡之妖女逆豎  
孰不欲手磔而口嚙也哉設鞠正法王章即然而大  
僚承對直請處分者以其辭語極凶無以如法問招  
也第念凶如此賊妖如此賊未加肆市之典而誅止  
其身戮不及孥則其可曰國有三尺乎聖批若曰固

當以大逆議律則此賊之為大逆既已洞悉矣又若  
曰律後加律實闕格例臣等竊以為振古所無之凶  
賊何可膠守於格例使王章未伸而輿憤莫洩乎請  
梟首罪人澤捕廳勘斬罪人金河兩女並巫施大逆  
之律焉○濟牧權漫怙啓旋義縣使島所泊異操船  
搜檢未盡懸帆直走不得遮絕該縣監任秀龍濟州  
判官宋益烈大靜縣監韓挺駟并罷黜事○吏判朴  
永元兵判趙薰永疏遞○有政以金興根為吏判趙  
秉鉉為兵判○備邊司以洪在喆為平安監司○祭  
酒洪直爾辭疏陳勉答曰成均之任非爾伊誰方擬



因此而稍俟涼生以為敦召之地爾不宜辭其至如  
論幅陳勉字：功言一則感歎一則愧惡予雖否德  
亦豈無學好好賢之願而只緣志不固誠不篤以致  
悠泛如此當益加勉而爾以先王官僚養德林樊亦  
多年所則此時幡然輔予不逮實予日夜所想望者  
也爾其諒之○次對左議政金道喜所啓向伏見全  
監金景善啓奉下者則以為異樣船漂到興陽草島  
前洋出役諸島之間凡逗留六七日而去地方官白  
樂賢未及問情任其經還而彼船所經諸島形止又  
不躬審而遽即還官鹿島萬戶梅漢福使之偵探已

至多日仍無動靜待其更往捕奸後麟次馳啓為辭  
矣捕奸之啓未及到而又以彼船之轉泊於長興地  
方更有登聞者繼又見濟州牧使權浚狀啓騰報則  
異樣船漂到本境遍曆三邑之間殆淹二旬之久矣  
所謂問情記極其荒雜全沒把捉而其間形止若有  
所陳列末乃以三邑守令罷黜為辭矣大抵邊情何  
等嚴急海防尤宜審慎今此異樣船又異於尋常漂  
般則其問情等節斷不容畧刻稽緩偵探防守又不  
可一毫放忽而諸邑守令或未及問情或不善防守  
一任彼船之惟意浮游自來自去究厥罪狀有不可



罷黜而止牧使則由前而問情未詳竟莫得其要領  
由後而行止任他殆無人誰何者已難免不善管束  
之罪而至於彼人物種留置稟啓可也而經先上送  
尤萬幸當施謹罷之典而此時遽易在所各量  
該牧使姑先施以越捧之典三邑守令罪關邊情不  
宜容恕而一時違易亦係民契姑令該牧使就其中  
區別最不善舉行者更為登聞勘處而其餘則使之  
戴罪察任嚴飭瞭望之節至於番物諸種仍為封置  
濟州使之印封嚴置或值日後執此為證之時雖以  
道臣言之守令邊將罪既難寬則亦當直為請罪而  
待其更為搆奸辨次請勘云者揆以事體不先失之  
太緩該道臣金景善亦施以重推之典恐宜矣此等  
漂船之遍泊三邑殆近一朝既不能詳細問情則番  
人形跡有難逕度曾於先朝壬辰英船之來泊洪州  
也雖則還去其時仍以此由有移咨禮部之舉其後  
庚子又有彼船來泊濟州事以其候來候往事甚煩  
屑置而勿論矣今番則較之壬辰事又有夷情之巨  
測者而問情中既有清通事云爾則恐不可無先事  
之慮依壬辰例因曆行移咨禮部仍請皇上飭諭於  
廣東著伯耶俾為禁斷之地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



啓凡外道罪人之定配於他道者或自秋曹有收贖  
放送之謬例云蓋罪犯之至於遠配已經道臣裁勘  
必有斷不可容貸者也司寇四方刑獄之所取則不  
不問罪人之所犯如何不論道臣勘斷如何直為許  
贖者大有重於實覈之政况許贖自有定律若在當  
贖之例則自奉道固已收贖而必不煩秋曹之督斷  
若聽罪人一邊之辭自以為法所當贖則初不問  
於奉道而何由知其的然耶適足以長姦啓倖為日  
後無窮之弊道臣何以行令巨猾何以知戢耶事屬  
既往姑不必追究而此後則無敢如是之意嚴飭秋

曹仍令揭壁有若現獲者則該堂從重勘斷何如上

曰依為之○傳曰兵判在外

趙秉鉉以前任  
箕伯方在任其間政

注有不可違待依已例亞堂行公鑿刺涉○傳曰清

北諸邑水災以道臣之啓已徹者觀之漂額淹沒若

是驚慘况其棲屑失所之狀如在目前乎慰諭使令

廟堂擇差使之明日下直新道伯亦令從近辭朝○

備邊司差金公鉉為慰諭使○傳曰慰諭之行雖已

獲送詐其漂過四千滄踰五百清北列邑無異滄來

則惟恤之意靡所止屆此豈以常例為拘哉道內上

納京司餉中限三萬兩折留以為額壓修改潰決補



等之資其給貸之方令廟堂從長稟處可也此傳教  
令廟堂星火行會於箕伯處仍令慰諭使費去以為  
宣之地可也○傳曰慰諭之行不可無懷綏之教令  
藝提製進題斗厚○備邊司啓曰今番清北水災幾  
成懷襄昨下恩教丁寧惻怛至有三萬金劃下之舉  
被災之民固當感泣無地而第伏見正廟丙辰純廟  
庚午西邑水災時俱有設茶水邊之處分今亦依已  
例祭文令道臣撰出令各該地方官著實舉行何如  
允之○次對左議政金道喜所啓慰諭使金公鉉辭  
陞之後不即登途翌日始發云雖未知緣何致此而

其在不宥於家之義已萬、未安况今奉命之行尤  
係嚴惡則其稽忽之失有不可參起姑令戴罪舉行  
待竣事施以制書有違之律何如上曰所陳然矣依  
為之○差金英淳為有司堂上○刑判徐箕淳自鄉  
疏陳情勢答曰事屬既往何必為引苟欲看作處義  
反或有傷事面而向日持擢意有所在卿勿更辭即  
速上來膺命○刑判徐箕淳自鄉上來三牌不進後  
傳曰秋判事誠可訝也既已入城又如違碑處義  
乎節拍手○有政以李稷淵為戶曹判書○傳曰永  
柔縣令金炳果川縣監洪鍾相授○掌令金圭衡疏



略臣於丐免之章不宜贊他而第伏念國之所以為國以其有紀綱也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彝倫也人而背馳君命因念祖烈則紀綱頽矣彝倫絕矣迨以先正臣文正公金麟厚文集事持論擢貳是非靡寧八域通章館學所懷臺臣章奏春曹行闕非止一再而未聞有於東於西指一究竟即伏見金邦輝之前後擊錚原情之喧傳一世者則判付闕劄既嚴且切矣為今日殿下之臣民者誰敢立異而耶謂金景休見啓下關文與其悖族購募無賴盜出軍器乘夜突入於先正臣院內打破院宇搜出冊板之際御函墨

竹御製冊子并皆蹴踏破傷無所不至此何等世變也夫朝家所以體先王至意使之改刊此集者恐先賢遺蹟之或泯也則其謹之道當何如也且况文正原集中洪範圖說即正宗朝親為校正者也廓然棲三字即宋文正時烈之所書也記文及次韻故提學臣金時燦耶述也卯山碑文即金文正痛哭仁廟諱辰之實蹟云故判書臣尹行恁之所撰也本孫附錄即先王特教也渠乃愚於私印全然沒却以若印出之集將何以頒行於世耶其意則雖欲將此刊集之名把作上而欺君下而瞞世之資然此乃背先忘國



無義理之一沒字碑矣就以朝令言之既有推本財  
俾即刊行景休輩悖逆亂倫之罪各別嚴懲後形止  
即為登聞事分付惟當依開辟舉行而竟使成命闕  
而不行天下寧有是哉寧有是哉嗚呼君命莫嚴臣  
分自在苟有一毫嚴畏之心誣瞞欺蔽焉敢乃甫金  
文正文集之刊不利猶屬第二件事國之紀綱人之  
彛倫於是乎掃地無餘是豈可尋常掩置者乎今夏  
勅駕時金輝那又為鳴金判付該曹以為重慶而尚  
未見該曹回啓未知有何鄭重而蓋此金景休輩不  
忠不孝之罪將人得以誅之矣伏乞特降處分所謂

景休恣意偷印之冊還收洗草俾昨冬朝令必令奉  
行以為正國綱叙彛倫之地答曰疏辭令該曹閱飭  
道臣使之詳查公決○傳曰此事雖開先正文集即  
不過本家不肖孫輩互相爭鬪也一道臣可以決處  
何至於累煩朝廷乎况名以臺章莫掩扶禱之計則  
此不處分乎掌令金圭衡施以刊削之典

八月吏曹草記平安道京試官俞鎮五累度呈進無  
意變動事體那在萬々未安為先罷職其罪狀令該  
府拿處事傳曰試事之無敢言情勢即前後受教則  
况小官之徃役而以奉事言之又已出場者乎事當



施以即其地定配之典反有適中其願之慮此草記  
還給嚴加申飭使之當日內出送○政院啓曰城門  
開閉何等慎重而昨夜崇禮門不待人定經先閉門  
事甚未安萬、駭然入直兵曹堂上所當請勅而本  
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為之敢稟傳曰從  
重推考○傳曰完伯金景善廢務此何事也日前臺疏  
無足為引而况已有處分乎試役迫期何可強引不  
當引之事如是引義乎督封之啓還下送更無敢以  
廢務二字登聞之意政院嚴飭○賓對齋宿申飭事  
朝令外書院初設截禁事左相金道喜所奏○左相

金道喜所啓松禁即國家三禁之一而有不可弛廢  
者也近日以來蕩然無禁第以都下言之變木之  
於各門而大半是連抱大松剖劈為薪負載相續闐  
咽街衢未知此松皆從何處斫取而若此不已則不  
幾何而四郊之山舉皆意濯揆以斧斤時人之制豈  
不萬、可悶乎推此而外道可知封標禁養等處在  
在有濫斫冒竊之患昔之鬱密者漸成赭山般材之  
仰而為資者日就苟簡雖董取用於目下無以繼給  
於日後念之及此實為寒心外他諸山無一卷松環  
境日望不見青葱之色構屋者莫以取材樵採者至



於撥根生理之艱莫不由此而蓋無木則無幡結之  
固無滋陰之養以至水源枯涸值小旱則失灌溉之  
利土脉起地值大雨則罹覆沙之患此豈細憂而不  
思耶以培本之道哉自今都下材木賣買外凡斫松  
之入城門者及斧劈大松以為炊薪者分付各營門  
將臣各其字內嚴加禁斷亦令左右捕將一體糾察  
如或有現捉者依犯松本律治之各道封山亦一體  
知委禁護等節一依節目施行若有不勤舉行之人  
聞者施以制書有違之律而敢或憑藉朝禁公肆侵  
虐沁近民產之無犯橫羅白地懲贖亦不可不慮此

當別岐庶探從重論勸并為措辭行會何如上曰依  
為之○慰諭使金公鉉書目恭川縣監趙遠永該縣  
滄沒戶賄恤錢不為均俵恣意擅翻為先罷黜其罪  
狀令收司稟處事○監諫二所草記三昨日設場之  
後有閑雜之類稱以差備官隨卒冒入跡涉殊常故  
捉付禁亂耶矣經夜後一任其故縱仍以逃躲不現  
者萬一駭然當該禁亂官拿處事允之○親行微定  
殿再暮祭○傳曰再暮祭亞獻官判府事鄭元容終  
獻官右議政朴晦壽並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禮判趙鶴年大虎皮一令賜給典祀官執尊兒馬賜



給執禮李豐翼大祝趙東駿並加資祝齋以下上弦  
弓賜給享官金賢根金炳疇尹宜善興完君晟應興  
寅君最應金輔根金蘭淳各半孰馬賜給宗戚執事  
儀賓宗金蘭淳金左根趙東龜金輔根金慎根各半  
臣上同孰馬賜給趙東夔金炳冀金炳漢各兒馬賜給參奉  
陞六忠義東班職調用○備邊司啓曰即見政院啓  
辭則一取魁券之違越格例誠萬一可駭有不可重  
推而止原試券為先拔去且經義出題元無截斷本  
之法今番一二取義題俱未免斷章之嫌大比試取  
何等嚴謹而至有此顛錯乎一取試官洪永圭鄭益  
朝趙龜植

並削職二取試官

李玄緒金益  
文李裕膺

亦罷職何如傳曰允

○傳曰親祭時禮承旨洪耆加資○禮房啓曰即接  
幼學趙東鐸李容紹李晦愚等取志則今番二取初  
試啓下榜目中生父名字見漏云一并改付標以入  
事允之

九月清北慰諭使金公鉉入來○備邊司啓曰向來  
英船之通泊諸島雖極驚恠事出倉猝不可以常時  
邊情之不察察以論之則前濟州三邑罷拿之啓更  
以區別登聞之意覆奏矣今此康津縣監之請令攸  
司稟處者固出於事體之不得不然而道臣之不為



先罷亦自有分教矣金吾議處則或有道啓未及之語而仍請重勘殊欠審慎當該堂上推考原議處勿施更使之照律何如傳曰允○刑曹啓目粘連定山縣綱常罪人恭斗獄案今此恭斗不幸經斃王章未伸追施之律不敢擅便問議大臣處之任恭迪以兄殺弟與尋常擅殺迥異勘處之輕重亦難臆斷一體下詢處之何如啓依允又啓日謹依判付問議于大臣則右議政金道喜以為綱常罪人之檢前經斃而前已施暴尸之律矣今此凶犯亦是未經檢而即斃者則既有擬比之律破諸等節恐難議到只令暴尸

以示眾棄之義恐為慎法酌量之道至於恭迪之手殺凶身有不可以兄殺弟論又不當以過先殺言也謹按大明律若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即地殺者勿論似可援用勿論之例而初不告官俾不得快正典刑亦不可全然無罪但律無可據只當施以不應為之律而膚淺之見有難臆對云々右議政朴晦壽議曰但以曉諭放送為好云矣大臣之議如此上裁何如啓依左相議施行為良如教○春到記講居首學幼承鎮恭製述居首進士權用脩並直赴殿試○慶監洪鍾英狀啓鎮海縣



監鄭直一刑推邑民竟至添病致死不報擅刑係是  
法外為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左議政金  
道喜所啓陞庠取士限以十月即古規也雖不一遵  
此例每以春秋暇日間、設行不待深冬而告訖所  
以程其課游士藝使不至奔走廢業猶不失古意曾  
往則舉多如是近年以來漸不如前春夏秋三節不  
設一抄輒於窮寒陸續開場至或臨歲末未滿抄而  
草、磨勘揆以試事已極艱窘而使諸生之赴舉者  
拋棄三冬不讀一字實非勸課之本意而適足為害  
工之歸矣豈不悶乎請令政院另飭洋長使之從速

設行依古規以十月內畢抄自今申明定式俾無敢  
踰越何如上曰依為之○平監洪在詰狀啓龜成府  
使李冕熙行乞女兒被人割肉幾至死境初不報營  
揆以刑政極為可駭不得已罷黜事○以成遂默為  
都承旨

十月備邊司以俞星煥為咸鏡監司○有政以趙雲  
澈為忠清監司李啓朝為慶尚監司金輔根為京畿  
監司○傳曰徽定殿當移奉於舊徽寧殿矣修理等  
節令該曹舉行旋命傳教還收以舊永昭殿改書下○日次殿講幼學  
閱致庠直赴殿試○備邊司以李宜植為濟州牧使



○冬至正使李憲球副使李同淳書狀官李裕元出  
去○以權大肯為都承旨

十一月左議政金道喜短劄以為徽定殿移奉時百  
官祗迎雖無已例以臣愚見斷一如是云云答曰所  
陳允合事體依此施行仍令春曹改儀注以入○傳  
曰再明日徽定殿移奉時當祗迎于弘化門外矣該  
房知悉○傳曰訓將喪逝極用驚盡此重臣乃心王  
室勤盡著績予所依毗今為已矣卒大護軍趙秉龜  
不待謚狀易名之典即速行東園副器一部輸送成  
服日遣承旨致祭喪需令該曹從厚輸送○備邊司

以洪在龍為訓練大將柳基常為摠戎使旋以徐

五新通為之李若愚為水原留守李光正疏○傳曰

豐恩府院君病所遣御醫持藥物問病以來○有政

以趙秉夔為檢詳旋陞舍人洪祐傳朴○議政府草

記舍人趙秉夔呈狀以為私義實病俱難冒當於謚

望之署經云改差事允之○有政以趙鳳夏為檢詳

旋陞舍人沈熙傳朴○故吏判趙秉龜賜謚文肅○

差趙秉鉉為宣惠堂上○傳曰判府事權敦仁復拜

相職○傳曰將兵之任不可久曠摠戎使徐相五許

速○傳曰元輔之任何時不重况於今日乎今此復



拜一則為國事也二則為國事也仰其諒予至意勿  
為英辭即起膺命事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史官  
書啓頌相權敦仁以為臣於病伏昏墊之中忽伏奉  
千萬夢寐所不及之恩命繼下敷諭開示為國之至  
意口傳下教勉以膺命斯速臣非木石豈不知委毗  
之鄭重恩旨之感激哉然而人臣進退皆有所據念  
臣疾病既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時月可差之症故  
我殿下特遽重任使之任便調息此固出於欲生之  
盛德至恩也今臣之病猶復前日而重任之遽今才  
幾月上之取舍固不免有顛倒之歎而在臣情地積

誠而不能仰孚以病而自歸欺誣臣雖不肖決不敢  
甘犯欺誣之罪而抗顏於朝端也恩命無路祗承生  
死惟望造化伏地賈越五內俱適不知耶達云矣○  
領敦洪在龍疏辭元戎答曰卿惟盡心而已矣勿辭  
行公○傳曰揔戎使有闕之代柳相弼除授○傳曰  
日昨見卿附奏以慎節為辭誠意外也向來許辭為  
便於調理今日之拜國事所重也豈可以此為難進  
之端乎予之望卿者深卿不何諒望須即起以濟時  
艱事遣左承旨傳諭仍與偕來○左承旨金公鉉書  
啓領議政權敦仁以為臣於日昨附奏之時病思昏



飛神爽賈越未敢實暴裏實只有伏地兢恐又煩喉舌之臣特宣綸綍之音十行溫諭恩旨深隆先之以國事所重勉之而以濟時艱臣誠感賈迫塞不省自措臣之前後蒙被輿天無極有病則輒許之退暫退則旋使之進有若慈父之於赤子慙慙煦育不敢離捨左右臣亦曩性所具感激居先安得不趨走為恭殫竭心力以效菑報之萬一哉第臣貞疾已成痼癘雖有劇歇之或間終是根底之自在及其發作之時證形之幸厲性命之危惡三年如一日而其所謂劇歇之間者亦不過斯頃之頃况教月以來累經危域

床茲之命慄綴不已強此必難強之病行其決不可行之事則臣身狼狽固不足計廊廟之務不免叢挫委寄之重徒歸孤負而我殿下曲費生成之澤亦將權輿之不承臣罪至此死猶難贖瞻望雲天蠢動無路雖在沈淹昏墊之中不勝悸恐惶感之至謹當於日間抖擻精神冒入文字以請恩諒而王人之陋地相守愈切悚仄亦望亟賜環以安斯分云矣○朝講時九○傳曰予於清北民事常所係念而當此歲窮呼寒之時被災之餘果能無流離失所之民乎方伯守令想如極念對揚而丙枕憂念不勝惶惶可以發



倉者糞倉可以移轉者移轉凡係措置及時狀聞以活我西土之民事令廟堂三懸鈴知委○領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前諭已悉予意卿之出肅尚此遲○予甚悶然今見來章又何懇辭至此卿試思之此豈卿言病之時乎其勿更辭即為造朝○傳曰批諭之後今已有日而尚無變動以卿體國之誠何為如是卿豈不諒予意而然乎望卿出膺予當面諭於卿事借來承宣更為傳諭○左承旨金公鉉書啓領議政權敦仁以為臣以奏以籲連暴懇私疾痛之呼縱不擇音連慢之誅而敢逃罪斯凜欲殊威罰是俟即又

伏奉敦諭下者委寄之念采益隆重側席之思若是勤至有此面諭之教警讀以還感涕無從雖此床簀之危喘豈昧駕屨之至義而願臣病實已悉照燭不待更事觀縷以煩聰聽而隆廢至此驅策不得非但臣自知之所世共諒即我殿下亦所曲察而必欲生成者也况自秋冬以來危證敗崇如期闖作劇歇之無常源委之日深較之前前落下幾層而近因寒威之咸毒重添客崇之緊重温痰痞膈日以却食咳嗽乘虛夜不交睫以臣目下筋力舊證新崇迭攻如此其何能抵當众邪獲保殘骸以仰副恩命復效趨走



之誠哉苟非然者不世之恩曠古之禮日隆月加偏  
於一身臣於宿研之地有何難進之端遂巡歷日殆  
若全孤恩渥都闕分義者哉草二附奏多失昏謬區  
區愚悃難忘乎感繼當收白神精仰具實對以冀天  
地慈覆之澤云矣○頃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今此  
相職是卿宿研則一疏再疏懇辭不止者不已過乎  
大官非筋力奔走之地卧閣論道固無不可以卿老  
成豈不念體國之義而有此屢辭乎望卿須即出膺  
以幸國事事遣知申傳諭仍與偕來○都承旨李景  
在書啓領議政權敦仁以為臣再陳苦懇連累衷實

情難劫於疾呼罪難逃於連慢縮伏床第威罰是俟  
又命銀臺之長特宣恩批而辭旨果隆惶悚抑塞如  
窮無歸念臣疾病之已成痼瘵精力之無望回甦已  
蒙燭悉更何敢費辭煩疊而夷險不擇為臣心平生  
藉手趨走為恭亦臣之職分內事今於幾年宿研之  
地為此屢辭必遽之詐者是豈常情之耶出私心之  
耶安乎即此而臣之本情庶可以俯賜恩諒矣知臣  
罪臣惟在於此伏地實越不知耶達伏望亟收偕來  
以安私分為云矣○畫講心叶○傳曰予之眷毗之  
意前後批諭已悉而今至多日尚不出膺良愧予議



意之未孚也。卿不念國事而然乎。廟務積滯實為可  
悶。其即造朝以副予意。事令偕來。知申更為傳諭。期  
於偕來。○行都承旨李景在書啓。領議政權敦仁以  
為臣疏籲者。再附達者。四忱誠去。益未孚聰聽。一向  
邈然。前後疾呼之懇。只歸方命之科。惶悚恐金木  
是俟。又伏奉敦諭下者。辭教之懇。摯禮遇之隆重。反  
有加於前日。臣是何人。誤恩至此。狗馬之疾。蠢動無  
望。羶羊之觸。進退不得。臣情到此。亦云窮矣。雖欲繼  
進。衷實更請諒裁。而恩禮之紆。日甚一日。分義之悚  
罪上。添罪無寧。仰借方才面陳多少。而顧今新崇之

添方在委帖之中。謹當調治幾箇日子。扶昇登筵。以  
聽處分。而宰臣之陋地相守。一時為悶。伏願先收偕  
來。俾安私分焉。云矣。○傳曰。大臣有造朝之意。為國  
事幸甚。偕來承旨還入。以安大臣之心。

十二月。領議政權敦仁。耶啓。近來講筵之命。課日不  
徹。聖志之奮。業卓勵。睿學之日月。就明其孰不欽仰。  
慶祝思見。緝熙之盛乎。凡人臣之祈望於君者。無  
有大於學問一事。故雖其君勤於向學。而益加陳勉。  
恒若不足。即人臣之常情也。去十月十五日。呂對筵  
中承旨曹錫亨。妄發誠不勝駭歎。衆贊啓沃之責。豈



容若是不可以事屬既往置而不論前承旨曹錫亨  
施以譴削之典何如上曰此不過疎平之致何必深  
責罷職可也對十月十五日對人侍時上曰每日講  
對為幾次平錫亨對曰朝晝夕三講矣  
○前後三次輪對官並拿處事領議政權敦仁有奏  
蒙允登對時無所懷○傳曰生民苦樂專由於守宰之治不  
治守宰之治否又由於殿最之嚴不嚴朝家之前後  
提飭非止一再而視為文具每當京察僅以一二瘦  
殘之類塞責而止豈曰國有紀綱乎今日無告之民  
皆我朝宗之赤子也窮節受困在於貪墨之未祛予  
雖否德君臨于上豈可坐視而莫之恤也今當課最

之時先此令申之飭如或循私用情不以實登聞有  
取現發則當施以一切之法階前萬里其各惕念對  
揚事令廟堂措辭行會○傳曰飭已施矣日寒適值  
甚劇在囚諸罪人並分揀放送輪對官沈正樂趙秉  
瑞金相愈姜哲一林  
倘范直贊金在敬成元錫李寅鳳洪鍾華金貞根權  
學善金昌奎金祖欽李義書趙義益洪哲謨許煜茅  
拿囚三○歲抄前大諫李在鶴獻納姜斗煥佐郎魏  
鍾善叙用掌令金圭衡職牒還收○柑製屋首幼學  
李升洙直赴殿試○左議政金道喜辭疏答曰見今  
鼎席新備共貞是賴卿之此疏何為而至也大官非  
比庶僚則詎可因一時慎節為去就乎卿勿更辭調



理視事○禁府罪人朴龍壽劉漢源等殿牌作變情節實是覆載難容不可以一獄兩犯有所持疑而謹按大典通編并施一律與否問于時原任大臣則領府事趙寅永左議政金道喜病未獻議判府事鄭元容領議政權敦仁右議政朴晦壽固當施以一律云；上裁何如啓依大臣議施行為良如教○禁府安山殿牌作變罪人朴龍壽劉漢源依已例令奉道臣別定假都事與地方官眼同大會民人不待時處斬事○左議政金道喜疏辭答曰予於前批已諭不可捨之意卿之一辭再辭而不已何也予所依毗於卿

者曾在左右匡弼共濟時艱此豈卿可言去之時乎然而卿豈以疾累懇予之一向靳許亦非體諒之道所辭議政之卿今姑勉副以便調理卿其諒之○定州牧使金永爵承旨內移旋以水灾尤甚邑不可不念因領議政權敦仁奏仍任○差趙斗溥為有司堂上○領議政權敦仁所啓臺諫被推後非但避德等節之全然昧例筵席分疏事體駭然至於傳啓所懷一歎初不知為何事各以臺諫誠極寒心司諫金秀萬掌令申恭運並施罷職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傳曰筵說事體何如而有誤書處填改以下當該注



書推考姜晉○都目兵判趙金興根以朴永元為進賀  
兼謝恩使李昇臣為副使沈熙淳為書狀官○以江  
界府使再次改望李經在蒙點初每次首望南報○  
以宣傳官六次改望四次還下又以望筒遲滯更兵  
判推考為三次

觀報畧記卷之十二

丙午

正月親臨歲首犒饋○傳曰豐恩府院君衣資食物  
從厚輸送遣曹卽存問以來○備邊司以金鍵為北  
兵使○勸農給音行知申李景在累進○親行祈穀大祭○護  
軍李鼎臣辭副使疏許之以趙享復代之○以假注  
書六次改望韓敬源副擬蒙點其後以病連差旋以  
姑令察任書下○上護金履載加輔國護軍韓益相  
加嘉義以上朝官年八十行設鄭祖榮加嘉義生貧  
回榜前大諫金周默加嘉善侍送臣父年七十○歲



謁宗廟景慕宮○貢市堂上率貢市人宗廟洞口侍  
令事下教○十五日賓對時武藝別監李完根等內  
營執事李元豐令兵判三營將臣合坐於外兵曹嚴  
覈分首從以聞事下教○備邊司牒記前武藝別監  
李完根權得成出付該營使之梟首警眾崔致慶崔  
仁哲金弘建吳應寬金汀淳李元豐等并移送秋曹  
有辜限嚴刑三次後遠惡島限已身為奴其餘諸漢  
并出付三營門嚴刑放送事傳曰今番武監事無前  
之變怪首倡之施以一律斷不可已而予所屢回思  
諒者存焉所謂頭目兩漢既與統長有异又無造謀

之跡則斷以首惡之律有所難愼特貸一律李完根  
權得成出付軍門回示嚴根後移送秋曹嚴刑三次  
遠惡島限已身為奴崔致慶等五漢及李元豐并依  
草記施行其餘分送三營門嚴根三十度仍克苦役  
軍可也○永禧殿展拜徵定殿行禮○賓對領議政  
權敦仁以振紀綱開言路懲貪墨三條陳勉○領議  
政權敦仁所啓以獻納鄭錫隣上疏批旨有疏辭令  
廟堂稟處之命矣其一糶糶減稅事也各道還弊今  
至於莫可收拾臺疏所陳誠非過語而至於減摠一  
款大有關係固不可遽議其一畧倣鄉貢自邑必選



講製兼備者錄送于春曹事也大小科之講製兼行  
即舊式也年來屢次造稟另有申明苟能精白對揚  
當責實效顧何必是薦狀後為可哉並置之其一禁  
侈風事也奢侈之弊莫近日若臣亦以節財崇儉之  
道前此惓惓仰陳今不必煩置而惟其矯揉之方難  
責咄嗟之頃第以臺疏頒示朝著俾各惕厲其一李  
玄文殺獄事也其時因道啟亦有廟堂稟處者而初  
覆檢驗道臣波折獄具而成文案自在則莫嚴者殺  
獄也至重者法曲也臺疏雖曰風聞論事烏可以塗  
聽傳說至請天府勘斷擅欲低仰於獄事乎大失事

體極為未安獻納鄭錫麟施以罷職之曲李玄文事  
置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啟畧曰市廛禁亂之法  
專為六矣廛之上應國役使之專利各廛因以濫冒  
都民不勝其弊無廛不禁亂無物非都賈物價之翔  
貴都民之愁怨固不可勝言廛民則任自權利操縱  
百物法司則為其收贖打成一例自今六矣廛及造  
稟艸記定式外亂廛名色一切嚴禁如是申飭之後  
若有冒犯而別歧入聞者則廛人之刑配且無論當  
該法司堂上左右捕將斷當草記重勘以此嚴飭以  
臣舉各真諍翻贍揭付坊曲使京外众民曉狀知朝



家令飭何如上曰依爲之○驪州初學閔泳稷子連鏞擊錚原情○兵判趙秉鉉因閔泳稷原情辭意疏引答曰自明之說不足與卞○景祐宮展拜○上御齋室時原任大臣領府趙演永領議政權入侍上曰皇考綏陵之論皆以爲未愜予心不能不驚悚而恭事至難至慎趙趙未浚者已久今始仰稟于兩慈聖兩慈聖亦爲深慮寡人所以問卿等而欲定之也臣等掩抑失聲而齊奏曰斯乃聖存所感也臣等愚昧豈敢有他見哉雖朕必躬審以盡其誠博議以重其事朕後庶可也從之又奏曰更爲下詢於在外大臣及

兩國舅何如○領敦寧趙萬永疏辭諸兼職許之○兵判趙秉鉉三疏不許

二月以任聖擧爲舟師大將○傳曰華城判官鄭基

果川縣監金炳令該曹口傳相摠○時原任大臣率

禮曹堂上觀象監提調請對入侍時日間宰相地官

進詣綏陵奉審以來事榻前下教○領議政權敦仁

所啟前正 李亮淵時無職名李璜周自是士人並

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使之舉行何如上曰依爲之地

○試官徐箕淳奉牌啓辭三次傳曰前後申飭非

止一再而如是違傲萬 駭朕施以譴罷之典○領



府趙寅永領議政權敦仁右議政朴晦壽禮判朴永元象提洪學淵綾陵奉審後入來命入侍○傳曰今二月十三日當詣綾陵奉審矣該房知悉凡百舉行一依京舉動例為之○傳曰今此動駕時留都大臣守宮大將并置之聚軍當日為之凡百舉行切勿以幸行例為之○備邊司啓曰即見忠監趙雲澈狀啓則以為水使李熠封山禁柘稱以般廨修輯殆半斧斤日尋而民間藩籬炊爨之私取者謂之犯松勒令收贖狼藉入間故使之查發收捧錢四千一百八十餘兩出給該民等矣至於要路攘奪之舉既犯職污

大闕慮民該水使罪狀請令廟堂稟處矣封山之法何等嚴重而官自犯所固已可駭憑託禁贖勒徵於民數甚夥多至有道臣查發還徵之舉身為帥臣躬犯若是現露慮民從而狼籍揆以國綱誠不勝萬之寒心該水使李熠為先罷黜今彼司拿問嚴勦何如傳曰允○十三日親奉審綾陵○傳曰綾陵遷奉之議已久亦為親審而事體至重不可不十分難慎博詢處之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待明朝來會審廳收議以入○領府趙寅永領議政權敦仁判府金道喜右議政朴晦壽領敦寧洪在龍知事李義甲廣留洪



敬謨判敦寧朴岐壽上護金蘭淳兵判趙秉鉉左叅  
李志淵吏判金興根禮判朴永元工判金左根戶判  
李穆淵大護趙鶴年知事趙冀永判尹李嘉愚清寧  
君金東健大護李惟秀護軍洪淳淵申緯知申李景  
在戶叅洪春燮護軍權大肯沁留韓鎮庭同知林翰  
鎮禮叅金洙根護軍李義隆洪鍾應南獻教李奎祐  
同敦金英淳護軍金鼎均左尹成遂然右尹金景善  
更叅李敦榮護軍金箕晚柳相弼柳基常尹義儉李  
應植李升權南錫圭具信喜吳一善金宅基李行教  
朴著會訓都趙德永等以爲僉議詢同無容他議矣

卷曰知道○傳曰後陵遷奉之議卽爲何稟于兩慈  
殿親爲奉審而堪輿之言朝廷之論可謂詢謀僉同  
予亦已大定諸凡儀節卽速舉行○傳曰都監堂卽  
依辛亥年例英宗差出○傳曰時原任大臣入  
侍○傳曰摠護使領府事爲之○有政遷陵都監提  
調朴永元判金左根判李穆淵判卽廳趙禮根吳顯  
甲趙秉緯金在重金教性洪羲人洪鍾華李殷榮山  
陵都監提調朴岐壽趙冀永趙鶴年卽廳金鉉復沈  
宜復尹致誠金箕然林迥鎮成元鎬申錫弼任五席  
○遷陵都監都廳金益文金鎮右山陵都監都廳徐相教



金炳奎○因吏曹草記郎廳二員儀軌中都廳名色  
遷陵都監郎廳中洪義人李殷榮山陵都監郎廳中  
申錫弼任五帶並減下事久之○華城幸行○傳曰  
祭酒洪道弼經筵官成近默祗迎處遣史官存問以  
來○史官書啟祭酒洪道弼以爲臣於病伏垂死之  
中卽值展陵幸行有未敢息偃私次擔輿病駭出伏  
田間瞻望屬車之塵粗申犬馬之忱矣不圖茲者特  
遣史官俯賜存問恩禮曠絕斯乃列聖朝所施於當  
世耆賢者也臣是何人敢承此異數乎臣伏地感悚  
汗淚交迸不知攸達云矣○傳曰境內朝官士庶年

七十以上令留守分等賜米○傳曰本府儒生應製  
試藝矣明日藝提典留守往校官試取武士則還官  
後留守試取○親祭健陵顯隆園○上詣西將臺西  
華門長安門華虹門訪花隨柳亭○上臨東將臺夜  
操○有政以趙秉鉉爲內閣提學○試官洪永圭奉  
牌傳曰前後申飭何如而一向違傲萬、駭狀施以  
譴罷之典○山陵都監、造官宋達洙朴京壽鄭在  
箕沈教鎮李祖欽嚴錫謙鄭埗李鍾祥遷陵都監、  
造官申錫寬金在獻李象宗權命奎李龍沼金俊根  
李寅正柳鼎東○丙別庭試取幼學張龍遠等七人



○傳曰原任提學金興根檢校差下○傳曰注薦為  
之○注薦徐堂輔金有淵徐相○傳曰進士趙升教  
靜菴李晚意退溪並賜樂○傳曰生進中八十一歲  
以上並五衛將加設算付

三月傳曰山陵定於龍馬峰下三看審仍為封標以  
來○成均館啟曰臣聞居齋儒生今日夕食堂不為  
設行馳詣泮宮招致諸生向其捲堂之由則諸生等  
書進所懷以為伏以臣等即見忠州儒生及忠清道  
道會儒生兩度通文則乃聲討前牧使李衡遠逸紳  
事也其文曰金谷書院即我朱夫子崇奉之所而年

前自本府勒捕院隸官卒直入正堂以鐵索縛出少  
無顧忌此一大變也且丹月忠烈祠即林忠愍公慶  
業安靈之所而其所以隨毀隨補惟在地方官舉行  
此是正廟受教故事前修改時院儒以聖教所在屢  
稟本府終不許施至以官家果是不奉承聖教之官  
也等語無難題下此二大變也昨年臘月邑儒以鄉  
約事齋會校官矣本府無端發怒中夜起軍四五百  
圍匝校官悍吏惡卒擗入齋官手犯掌議棒擊歐頰  
無所不至許多諸生分捕於明倫堂及東西齋室並  
致刑因此三大變也嗚呼此其通辭大槩而近日所



謂儒生斯文之變未有甚於忠州者也噫不奉承聖  
教五字凌非為人臣子者所可發諸口而彼衡遠折  
獨何人乃敢肆狀筆之於書若是其無嚴也大抵聖  
廟事體何等重大荆棘蓬蒿之所不入焉而乃於一  
朝遽作桎梏綴纏之場環東土數千里內冠章甫衣  
縫掖者所共扼腕而痛心者也矣但忠清一道之士  
而已哉惟我列聖朝四百年崇仗直道之典如日中  
天金石不利而不意今日無難壞敗於么麼一衡遠  
之手言念及此尤極痛惋臣等資貧庸下學術鹵莽  
無足比擬於人而幸際清明之世忝在首善之地惟

以尊聖道衛斯文為第一義諦矣今此之事係是校  
官極變則豈可諉之以外邑而恬狀不動乎臣等之  
於湖儒論其所遭實無異同而時日延拖聲討未伸  
俯仰慚悚無地自容以此情踪何可抗顏入堂乎退  
伏私次恭俟處分云云傳曰泮儒所懷捲堂金廟堂  
行查本道即為稟處○山陵都監郎廳金鉉復代朴  
齊韶遷陵都監郎廳趙禮根代金亨淳○禁軍別將  
尹義儉罷職事下教瑞蔥產軍兵科舉過濫事領議  
政權敦仁所奏也○領相權敦仁時帶同所啟山陵  
封標後牧場移設不可一時遲延而苟欲一時移設



必得四方十里水草豐足空虛之地賦後可議見今  
圻內各邑何處可得乎此實爲大難處不特此也該  
牧場以屯土稅入還穀耗奈專爲放下支用之弊而  
屯稅則近益減縮還穀則徒歸欠通殘弊日甚莫可  
收拾而每年放下不足今無塗抹支過之道可使得  
好處所不惜冗費而移去不免爲無用弊局自歸廢  
棄矣臣意該牧場特爲革罷還各穀四千九百石零  
皆入通藪無虛徵捧而且當今日合示優恤之意并  
蕩減屯土則自本寺勾管收稅馬畜則案付爲五百  
餘正擇其可合使用而收入本寺分排出給於各管

門以備軍馬餉數許令發賣以爲從長區處之地至  
於該員役等屬既失聊賴合有存恤自本寺量宜措  
處俾無失所之患馬祖壇不可不移設於他所令禮  
曹京地堂上及本寺提調眼同擇定可合地後分付  
該曹考例舉行似好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依爲之○  
傳曰遷奉之舉即積年經營而既得吉地槍幸交切  
第今始役不遠內下錢三萬緡以補兩都監需用與  
民戶毀撤民田給代之費事分付○山陵都監造  
官宋達洙代鄭詰客○進賀正使朴永元副使趙亨  
復書狀沈熙淳出去○領府趙寅永劄曰臣適當廷



奉時猥膺揆護之任夙宵惶々不敢違寧凡係儀節悉仰稟裁而向來封標後登造有未及仰陳者事宜求對面奏偶得薪憂不得自力兼庸劄告惟聖明察之臣謹稽辛亥辛巳遷陵時已例

與哀冊文

皆因舊本只以復記文牒入刻於空牒矣今當一遵舉行而第伏念前此兩次則位号奉稱之地文字措辭之際固无異同於前後故可用退記而已而在今事體與前有異追尊之後不宜仍舊控以典禮似當改製進用而既係創例未敢實言伏願將臣劄辭下詢于時原任大臣以爲裁處焉答曰所陳允合事體

依所請收議矣卿其諱之○以李容準李勉翼徐相

鼎洪衡謨爲南行假注書○文科重試取林基洙李

繪九法典金世鎬世三人○領相權敦仁辭既答

曰省既具悉卿息不意與牘此何事也予所委眈專

爲國事向來面諭卿必諱之而今有此千萬不當之

舉惘然失齒不知爲喻慎節減爲奉慮而連加個權

則自可差復豈可以一時微病爲此釋負之計乎卿

雖日封十疏斷無聽許之理望卿安心視事弘濟時

艱無負予至意○傳曰前兵使李能權別軍職差下

資嘉善而○式年文科殿試取初學李晚儉等

勿拘事下敬



人○有政新及第權用脩陞堂上文科第二人  
史官書啟判府鄭元容以爲哀冊文當書位號則今  
何可仍用舊本乎與辛亥辛巳只爲延記之例事體  
有異改撰進用恐合儀節云云領相權敦仁以爲遷  
奉時哀冊文之仍用舊本只附延記已例固厭而今  
日事體與前不同則改撰進用劄辭允當矣判府金  
道喜以爲哀冊文即追尊以前之所撰也今於遷奉  
之時何可仍用舊本乎改撰入用元容更議云云右  
相朴晦壽以爲今則當書位號事體與前有異改製  
進用恐合禮宜云云答曰哀冊文改撰依大臣議舉

行○冬至正使李憲球副使李同淳書狀李裕元入  
來○親臨春塘臺西北別付料試射時傳曰軍士房  
右承旨尹牌招○山陵都監郎廳尹致誠代趙文和  
○傳曰前中軍李熙隣嘉山郡守白胤洙宣傳官許  
熠閑良吳晉泳並別軍職差下○備邊司以趙鶴年  
為廣州留守○親行北苑望拜禮時九○山陵都監  
提調趙鶴年代李嘉憲○因春曹草記以綏陵遷奉  
時斬破土以後庭試重試放榜及宗廟勅駕出還宮  
時用樂當否臣曹不敢擅便傳曰用樂當否與已酉  
不同而事体重大時原任大臣處收議以來領府趙



寅永判府鄭元容領相權敦仁判府金道喜右相朴  
晦壽以為用樂則情有未安停樂則禮無可據未敢  
質言云上裁何如傳曰雖無可據之禮法樂以陳而  
不作磨鍊○以遷陵時收香事收議時原任大臣以  
情禮之不可兩云云傳曰大臣之議如此依辛巳年  
例為之○因春曹州記今此遷陵成服服總時白皮  
靴當用與否向議時原任大臣則別無他見云矣傳  
曰大臣之議如此以白皮靴磨鍊○傳曰來初七日  
當詣新陵所親看審矣該房知悉○以尹致秀為吏  
曹各儀○遷陵都監哀冊文製述官金興根預差徐

箕淳書寫官趙鶴年預差李嘉愚表石陰祀製述官  
判府鄭元容預差金東健書寫官判府金道喜預金  
蘭淳誌文製述官領相權敦仁預趙秉鉉權敦仁  
製述梓官上字書寫官洪在龍預朴岐壽壙中銘誌  
書寫官金賢根預金炳疇行路銘誌書寫官洪顯周  
預尹宜善誌文書寫官徐熹淳預李若愚旧哀冊文  
旧誌石蓋上大字書寫官右相朴晦壽預領府趙寅永  
丁字閣上樑文製述官趙斗淳初以奉命出疆故改  
書寫官洪敬謨預金左根○以尹定鉉為大司成  
四月親齋攝文院○親行宗廟夏享大祭○領相權



敦仁疏辭誌文製述官批許之○傳曰誌文製述官以領府改付標○傳曰戶曹奏議許進應教趙秉燮除授○傳曰明日還宮時當詣東廟親行奠酌禮該房知悉○傳曰南廟遣將臣撰行奠酌○禁府前忠清水使李熠封山犯所固已可駭勒徵民贖數甚夥濫囚供雖諉於雜費公用中而道啟臆列果是明的不可以爰辭發明有所吝怒以此照律何如啓道啟臆列如彼狼藉不可以囚供發明怒之如此之類如不重勘何以懲貪吏而慰小民乎特念渠祖雖不刑訊亦不可循例照律而止特施遠惡島克軍爲教○

兵曹口傳政訓練正東廟奠酌時大李裕元金益文

金應均入啟以趙鳳夏添書落點○吏判金興根兵

判趙秉鉉疏進○吏判前望金履載兵判前望徐後

輔落點俱是輔國者社○領府趙寅永疏辭摠護之任答曰

摠護之任所辭如是忌摠今姑勉副御於都監之事

豈以摠護之進不進有向乎共濟大事是予之望卿

其諒之○傳曰十八日啟旧陵時當親詣受服行親

祭矣該房知悉○今番幸行時服色平戎服爲之事

下教○承旨前望趙鳳夏世堂落點○東廟親奠酌

時進幣官以下賜賞有差○傳曰瓜近教官作窠初



學金炳地擬入○兼吏判金履載兼兵判徐俊輔再  
疏許進○吏判前望金興根兵判前望趙秉鉉落京  
○傳曰教官金炳地使之承候○備邊司以尹致秀  
為義州府尹○備邊司啟曰因捕廳啟目眾人朴興  
秀多日盤覈終未得情事判府內納招終是抵賴謀  
妄妖誕一直吞吐裁覈尚未究竟者寧有如此許微詐  
乎令廟堂稟處事命下矣所謂冊子無非狂謔無倫  
之說而屢加嚴覈終始胡亂各人則多不識面貌居  
住本事則又不知端緒來歷事之件之動輒曰星辰  
之指教者其為妖誕虛妄即一惑性之人而至於夢

兆生祠等說敢於莫重之地肆談悖說究厥所犯不  
可不置辟而適值致齋之時姑為姦囚以俟過齋後  
更為稟處何如傳曰允○傳曰希贊李淵移有兩  
之代前望入之徐憲淳添書落点○以陪往大將徐  
五李應植改望李惟秀落点○備邊司以捕廳  
具信喜眾人朴興秀待過齋更為稟處之意州記蒙允矣當  
初之納招全無倫脊及至屢查去益妖說凌是出於  
狂易無足更煩究覈而至於夢兆生祠等說亂言干  
犯自有當律眾人朴興秀出付該管梟首警眾何如  
傳曰允○備邊司以南履烟為江華畱守○傳曰來



初五日當詣陵親行忌辰祭初六日仍詣懿陵親祭該房知悉○傳曰今番端午帖置之○傳曰遷陵時大王大妃殿進御服色雖依癸丑年例以淺淡服磨鍊而今番與癸丑有異終涉疑眩時原任大臣禮堂在外山林處收議以入○傳曰總服白靴已例則為其常時所着而今番則既非可據又無所當更以白鞋磨鍊事分付該曹○左副承旨洪說謨所啟登造注書起牒是說自是例也而今日入侍注書許之全不記注雖緣生疎事甚未安當該假注書推考何如上曰依為之○吏曹遷陵誌文牒圖書寫官金益

文預差金鎮右○備邊司啓曰卽見全監李時在狀啟則以為本道兵使閔哲昨冬捧糶時餉租二千餘石每石一兩七錢式執錢以一兩分給取剩錢一千四百兩歸屬無處米一百五十石諉以裨校倉屬色落雜費每石四兩五錢式執錢該管屯田以浦之年久減稅者勒執三年稅租徵捧錢六百兩付管况外此差任捧賂至爲四千九百兩之多少貪鄙之狀眞贓狼藉不可容置於擱任其罪狀令廟堂察處矣糶稅法意何等嚴重而還餉之反弄取剩若是狼藉營屯雖與以稅有異勒執濫提都歸於屬民稱以遊



觀萬法離營不顧體例噴薄文簿猶屬薄物細故全  
羅兵使閱暫為先罷點令攸司拿問嚴甚何如傳曰  
允○

五月傳曰是年是月愴懷深切孝昌墓辰祭遣重  
臣攝行祭文令藝文館拱進遊同甲子○領相權  
敦仁疏曰臣於日昨賓筵以濟用監貢弊事有所所  
陳而臣實愚昧但知以有標紙則戶曹隨給受價無  
標紙則不為上下故今此加下之至此或慮標紙之  
未及即下乃以即下標紙之意率意奏達而元來標  
紙則番之無滯而戶曹之不為上下以致加下未報

臣果未能詳知有此誤奏之舉矣臣於筵中雖以改  
措措蒙允且以未諳本事徑先筵白之為罪何達私  
分之惶悚而夫以一字之誤猶稱死罪况筵奏事體  
何等嚴重而既不能明知本事致有此不輕之錯誤  
者苟究其失何可以儻侗昏謬自解而已乎乞被當  
勘之律以為人臣不審不誠者戒焉答曰此事既  
為厘正於筵奏則今有何可引之端乎誠過矣卿其  
勿辭安心○親祭後陵初五○仍詣懿陵親祭下教  
于畿伯曰動駕時凡係民弊者益加省畧○徽慶園  
遣承旨奉審○陞金英淳為都承旨○備邊司啟曰



洋儒搢臺所懷忠州前牧使李衡遠事該道查報今始來到而取其查本則只錄各人等招辭而無所論理可否又其騰上冊子無非猥屑文蹟而仍清氣量掌處矣因下教行查嚴重何如則數朔遲淹已涉晚晚且曰無待於覈查初無一辭之開釋者有失事體而反以荒雜冊子殆若推倭於廟堂揆諸事体寧容若是該道臣趙雲澈從重推考原查報則仍為還下送俾更論理登聞後稟處何如傳曰特教行查事体何如而無所論斷有若推倭者宜有如何道理乎固當嚴處而為念迎送姑先施以徼辭推考之典使之

具格論理登聞之意措辭嚴飭○禮曹卞記大王大妃殿服色收議則領府趙寅永以為卽以遷陵時大王大妃殿進御服色有收議之命謹按儀禮喪服改葬德鄭氏註曰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也賈公彥疏曰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為長子、為母亦與此同也此指服斬之長子非服朞之長子者以禮惟三年者服德朞以下無服故也狀則母為長子亦與父為長子同而賈疏之不言者舉其重而包之耳惟我大王大妃殿下已於庚寅服為長子齊衰三年則今於遷陵時德制別無可疑而與癸丑已行之禮似



有異矣然臣素昧禮學未敢言惟願博詢而處之  
焉判府鄭元容領相權敦仁判府金道喜右相朴晦  
壽禮判徐箕淳禮年金箕晚禮議金穰根議同祭酒  
洪道弼以爲臣猥以無似之身謬忝選籍凡百朝廷  
伺議混廁儒臣之列輒誤周諮之命尚念上貽玷辱  
直欲愧惶而死也臣謹按儀禮喪服記改葬總註云  
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疏云父爲長子之爲母同通  
曲許猛又云法有三年而皆當總先正文元公金長  
生亦裁疏說於喪禮備要而禮意應服三年而皆服  
總蓋爲長子三年則父母同 疏言父爲長子總則

母統於父可知也惟我大王大妃殿下以正體之服  
服翼廟三年則遷殯時服總禮所當祔當三年者猶  
言服總况已服三年乎揆以禮典斷無可疑也喪禮  
補編本無改葬議故儀曹祗舉往例定以淺淡之制  
者雖不爲無稽而今日事體與癸丑己酉差殊及今  
退正恐不可已也臣素葭知識九疇禮學近又癘病  
濱死神息昏塞不可與聞王朝典禮而旣伏蒙俯詢  
亦不容終默妄控瞽見極涉潛汰隕越惶恐待罪云  
云執義成近默以爲賤臣身處矯僞罪積欺誣分不  
當與聞於收議之末從前承命不敢妄對矣今以遷



後時大王大妃殿服色起疑於庚寅服制之不相應  
詢禮之學至及賤臣而越分之懼與前無異况復近  
以風痰之疴神情眩瞶尤無以強意杜撰故重犯虛  
辱隆命之罪伏不勝惶懼震悼之至云云副司直宋  
來熙以爲臣病伏竊鄉神識昏昧尋常事爲亦不能  
如意酬接矧惟國家典禮尤何敢容議於其間朕既  
承詢伺禮官遠至則在臣分義又不敢暗默不言以  
孤負聖意也竊伏念該曹之依癸丑年例以淺淡服  
磨鍊者做昔葛制之時也若據庚寅年服制則向者  
頒行之儀注似無異同而復用淺淡之制果有不相

應之端今此傳教之今番與癸丑有異終涉疑眩者  
亦可以仰認微意矣惟在廣詢而用其中恐不必專  
拘於臆錄前例伏惟上裁云矣大臣諸臣之議如此  
上裁何如傳曰諸大臣山林收議無所異同大王大  
妃殿進御服色以總服磨鍊○祭酒洪道弼疏伏以  
喬陵改卜灤朝將遷玄隧既啟切如見之誠諱辰親  
裸展不匱之恩聖孝格天哀慕皇天臣民憂慮亦何  
可極仍念覓叨職名夫豈一日所可忝竊者哉前歲  
之冒死祈免徒歸文具聖批之獎借彌重反玷寵光  
惶隕失圖靡所容措以私則忘廉耻耻厚于法義之



誅以公則穰官廢職大傷稼覈之政日夕兢蹙直欲  
溘狀而復事瀆顧亦有所不敢徇徨泯默惟俟威罰  
之加不意茲者獲接吏曹公文以臣啟下遷陵時輟  
章製述官臣彌不勝悚伺之至也嗚呼我聖考養德  
或極睿哲旁達代聽四載治化邵隆凡今日臣子疇  
不欲象成毅詩闡揚盛美於終事之地而碩是任乃  
在朝詞臣選之耳非如草莽臣賤可以濫廁於其  
間者也且臣素抱疝癖之症轉輾沉痾身無餘幾近  
添泄痢神息昏瞶實無濡毫運思後得韻語之望從  
欲少効末技用相執拂之役亦何可得也伏乞聖明

俯垂諒察早賜褒通仍命刊臣所帶本兼諸職重勛  
廢禮慢命之罪以昭法紀以安微分實為公私三幸  
也臣又竊有區區之愚悃敢有附陳焉臣伏聞自昨年  
以來聖志奮發如春嘘物聖學緝熙如日升天晝而  
待夜冬而及春溝對席問諮詢周博政朱夫子所云  
天命之眷碩方新人心之漸向益切瘖聵跛躄增百  
倍之氣耨耨襪襪皆相慶於野想望君德之成願死  
湏臾之死臣與鄉里父老共祝太平萬歲者也易曰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迥見乎遠此言行所以動  
天地也桴鼓影響其應乃通然無疆之休亦有無疆



之恤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謂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而後德之所修者有不知其狀而狀者為或間斷則并棄前功蓋無終則無始故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先正臣李珣於聖學輯要叙功夫次第而曰猶慮其中途而廢故次之以敦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敦篤者敦厚於終敦厚於終存乎日新者日進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也夫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苟不日新又新進不已則業必至於日荒德必至於日虧而前日之銖累寸積者舉將

失之矣比如操舟而上急流撐挽之力失之分寸而所退者已千百丈矣豈不可戒哉斯義也先正臣文簡公金昌懷陳就於肅廟而聖祖之所虛受者也蓋聖不自聖未曾以吾道已足而忘進修之功故大禹惜寸陰成湯作盤銘文王日中不遑周公夜而繼晝孔子發憤忘食伏願殿下紹前聖而法祖宗同以萬幾之靡暇而或闕三晝之晉對俾時習之功無所間斷而日將之德不至少退則自應開廣聰明振厲志氣至德凝道與天為一是為典學之始終條理也九仞之山易虧一篲百尺三年難進一步斯乃聖哲之



所慙、故臣謹爲殿下誦之且臣謹稽國朝故事法  
講御經書召對用史書賓主之別似可見矣蓋經理  
而史事經純而史雜故先賢讀書之法必須先經後  
史使義理之宏綱大用泱洽融貫爲主於中朕後輔  
之以史則本末互資理事一致以之推衡乎人物成  
否事變得失王霸公私善惡之分正見斯立係髮不  
差若緩經而急史先後失序則譬如無星之秤無寸  
之尺畢竟成就功利窠臼而庶所補於天德王道故  
朱夫子嘗歎學者舍經治史爲心術之害誠至言也  
伏願殿下克遵列朝徵規日開經筵兼行召對經

緯史用盡繼述之美不勝其願望也臣因此而又有  
仰陳者願今聖慕罔極若喪之初宜不遑於晉接討  
論而朱子嘗請經筵於壽皇山陵未卜之前往哲之  
急講學有如是者聖朝已例亦不以卒哭前廢經筵  
誠以君德成就專係講學有不容一日虛徐而亦不  
以盡禮於終事也又况經筵制異於始喪山陵復土  
之前隻日三對恐不宜停閣也臣庶欲以講官自居  
而慮衷彼激不容自己言實僭妄死罪、答曰從  
寢還奉諷吉愴傷之私無以爲喻輒辭製述官曾無  
儒賢必辭之例今何如是爲辭乎至於此時講對之



清認出勤摯極庸感歎當體念矣○以司渴口傳下  
教曰近日注書記注不成樣各別申飭近日筵說流  
布外間云申飭之後差有又筵本之踰越禁川橋則  
知申當嚴處矣漢城府草記舉士軍抄戶法意至重  
向者筵飭不啻申嚴而西部令元絳憑藉國役愍不  
畏法江郊各坊恣意幻弄饒民行賂俾免殘民偏被  
其害醜詢狼藉怨釁朋興揆以國綱萬、痛駭為先  
汰去其罪狀令攸司拿向處之事久之○黃監金鼎  
集狀啟異樣人金大建嚴加盤覈事傳曰觀此狀辭  
大是愛恠已亥治邪不久而又以此異樣人潛越云

者豈勝痛惋必有亭來苗接之類其所寤覈之方令  
廟堂即速稟處○備邊司草記年前邪獄即可為一  
大懲創而曾未幾年又有此愛恠國法三蕩狀邪徒  
之肆凶乃至於此寧欲無言當初犯越之時多年出  
沒三蹤凌知有根窩之潛引隱接而此若不寤究痛  
鋤則不知何樣招機仗在何地實不勝悚狀其所行  
查恐不可專責該管分付捕廳葺遣校卒在囚諸漢  
一并捉上以為嚴覈得情之地若自該管已有取招  
者依例登聞之意分付道臣何如傳曰久○備邊司  
草記忠州前牧使李衡遠令該府拿向重勘是會主



倫儒生及以忠烈祠蒞通、頭並令本道、臣依律  
勘處事傳曰久朝家之尊學官待士林何等優厚而  
今番湖儒之妄藉衆會摘誣官者此何風習乎况  
聖廟捲堂事體何如而因一失實之儒通無難空齋  
煩聒不已首善之地貽羞莫甚捲堂時班首及蒞倫  
儒生並停舉○傳曰遷奉不遠與完君最應與宦君  
最應永明尉洪顯周東寧尉金賢根昌寧尉金炳晴  
南寧尉尹宜善判敦朴岐壽工判金左根副復趙秉  
夔趙秉駿朴齊憲兵議洪祐詰前牧使朴鎬壽水原  
判官金炳冀教官金炳地永平郡守金元植前縣監鄭

海尚並宗戚執事差下○備邊司啟曰頃以忠州前  
牧使李衡遠事要爲論理登聞之意行會矣即見忠  
監趙雲澈啟本牧舉會查官忠州兼任陰城縣監李  
鍾清沃川郡守黃鍾林牒呈以爲李衡遠之嚴罪中  
官差之佩鐵索入於院雖非官令有失操束之方不  
奉承聖教顯下事不過謄用本狀中句語演意自引  
之辭則與僞通中摘搆罪大相不同會校官時將  
差之或入齋室或上明倫堂設有儒子可治之罪處  
事極乖殆近妄率清令廟堂稟處矣蓋其三条所論  
今以查案觀之院隸推捉儒稟題語固不足歸謬於



官而至於邑會時校儒捕捉誠不勝駭歎邑會所論  
設有乖當朝家待士本自優厚則其所調停何患無  
道而乃於校官莫重之地多士齊會之時蒞遣將差  
擱入於明倫齋室訖加追捕擅施刑推者不可但以  
光景之愁恠舉措之劫勸言其在尊學官待士林之  
道不宜仍置李衡遠令該府拿問重勘雖以多士言  
之三政之弊吏屬之奸初不干於學校則稱以邑會  
聲討官長乃使俎豆絃誦之地交為官民相觸之場  
居邦不非尚矣無倫貽羞學官又當何如而按摘官  
題截斷句語証其官於莫重之科者今於原題現獲

本事落空之後該儒不可無罪邑會主論儒生及以  
忠烈祠蕪通之頭並令本道之臣依律勘處吏校將  
差輩之憑藉犯科者一之查究分輕重照法嚴繩之  
意一體分付道臣何如傳曰允○濟牧李宜植狀啟  
判官宋益烈莅任以後一無善政百般貪污不得已  
罷黜事○禁府照目忠州前牧使李衡遠照律杖一  
百收贖功議各減一等○傳曰近來賓對備虛多不  
進參事甚未安今日不參備堂中耆社老病眾所共  
知實故外並捧現告施以越俸三等之典○領相權  
敦仁所啟眾人金大建事誠一憂恠邪術之尚不寢



息凶徒之去益醞釀固已駭惋而如無鄉導之漢主  
張之類豈可使異國萬里之蹤無難犯越多年潛伏  
於輦轂之下以至遍覽諸道付書唐船若是全無顧  
忌乎雖以海查觀之大建之恃頑肆毒一直抵賴尤  
萬之痛惡而昨日海啟所捧納之書札都是洋書固  
莫知其為何辭而初非通信於渠家屬皆是往復於  
從黨况其胎入地圖釋以誘書則可知其檢於東俗  
非止渠一人此若不到底盤查打破窩窟則又不知  
幾大建隱漏於何地而何樣交恠接踵而起寧不凜  
朕未知捕廳合坐果有所端緒之次、掀露而各別

鈎覈期於得情俾為蕩其藪穴以絕根委之地應向  
各人讖捕終未免稽緩捕廳事亦甚可歎並為嚴飭  
何如上曰年前洋人之獄終未寤治至有今日極為  
哀恠矣况於付圖唐船誠為叵測嚴飭捕廳各別究  
覈期於打破根窩可也

閏五月傳曰此月已屆勸募麻達今十一日出玄宮  
時當親行奉審矣該房知悉○傳曰十一日以後各  
祭奠時應恭外昔年春桂坊人員並使之入恭哭班  
○傳曰初學金胤鉉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宗戚執事  
差下○傳曰摠戎使柳相許遞其代陪往大將李惟



秀除度○備邊司以許榮為平安兵使○傳曰本事  
既係公眾况地圖書札之還推亦足可尙前黃海水  
使李明學拿勘分棟特為仍任○備邊司啓曰海西  
道臣前啟中唐般人七名為其推出大建長淵所付  
書札而執留矣今其書封已為推出則執留唐人凌  
不可使之暫滯以善言慰諭即地放送之意星火知  
委於該道○臣何如傳曰允○時原任大臣入侍初  
日○純廟翼廟兩朝影○上詣綏陵恭出玄宮哭班  
禎奉安于真殿事下詢○傳曰十七日親行啟殯殿十八日隨詣二十日過  
虞後當還宮矣依此磨鍊○時原任大臣劄請還寢

成命焉答曰以小子不洎之痛當今日終事之地雖  
細事微節當為極盡誠禮况隨輦三儀五禮儀所載  
者乎卿等諒此至哀之私毋復煩請○藥啟賓啟屢  
啟庭請皆不允○傳曰復膳之請雖已勉從望日與  
十八二十日何可進常膳乎以素服封進事分付該  
院○吏曹綏陵遷奉時拭梓宮官右議政朴晦壽○  
吏曹綏陵遷奉時輓章製述官宋來熙代徐元淳成  
近默代李晉翼○上詣綏陵行安陵禮○傳曰壬申  
以後曾經春桂坊生存人年各並懸錄以入○大王  
大妃殿諱書下教曰此時大殿屢日哀遑中又欲隨



舉如此極熱終日以衰麻隨舉宜無傷損之節國朝  
已例罕有之事予亦自內輓回而諸大臣何為玩愒  
乎期於積誠祈懇為望故如是下教矣○政院啟曰  
時原任大臣今於大王大妃殿諺書下教三下萬  
惶悚來詣宿外請對矣傳曰入侍○傳曰隨舉亦但  
有例已予之情事痛迫期欲行之屢承兩慈殿下教  
懇惻摯懇至使諸大臣相率力挽到此地頭不敢不  
仰承至意十八日路祭後當先詣新陵所迎哭矣以  
此改付標以入○傳曰明日葬朝時原任大臣及  
檢校提學金興根知申金英淳靈舉別陪從兵曹判

書趙秉鉉○上使別軍職李能權持藥物進去山陵  
勞向以來○領相權敦仁所啟終事之地所重何如  
而一番下直之後擅離役所出入城圍以致勞向三  
下單堂兼為祇受揆以事體道理萬一駭歎當後山  
陵堂上李嘉恩在依幕所趙冀永以捧現告施以罷  
身病暫還京第未赴等語職之典何如上曰非不知當為嚴勘而期日已迫姑  
令待罪舉行可也○傳曰葬朝隔日兩勢如此尚無  
所霽之意哀寔之中尤為同措至於許多舉士軍之  
露處沾濕極為矜念即令都監及該廳嚴管斯速措  
處俾為庇身亦令廂先後兩管依饋粥例以乾價量



宦體 ○摠護使領相權敦仁所啟兩勢如此終不  
開雲莫重朝行恐不可以元定日進發而至於下玄  
官日字亦不得不欲為煇商以待故日官全啓煇昨  
日撥馬知委使之當日未待矣聞撥馬自甬遲滯初  
更量始為聞報即發而為巡邏所提留置終夜漏前  
始為放送今晚才已未到而日官三指揮待令是何  
等重事况有臣之往復於渠者而謂以非印跡而終  
夜拘執焉有如此事體道理乎不飭之該留陣大將  
從重推考巡邏牌將移送秋曹俾為各別嚴懲何如  
上曰罷職可也禁將柳 ○親行殯殿晝茶禮 ○備邊

司以李惟秀為禁衛大將 ○傳曰兩勢尚未收斂  
行退以明日舉士軍更留一日想必有許多貽弊之  
端今日食價令本都監悉量已例特為分給十八 ○  
詣路祭所仍詣新陵所碑閣丁字閣奉審 ○兵判趙  
秉鉉所啟信箭所重何等嚴慎而即聞去夜宣傳官  
申命灑承命勞向之際所奉信箭遺落於何地竟致  
見失云事未前有萬、警駭為先汰去令該府拿向  
嚴處何也上曰依為之事過後拿處可也 ○傳曰朝  
奠朝上食當親行矣百官入晝茶禮並同 奠 ○下  
玄官後還宮 ○備邊司以李應植為摠戎使白殷鎮



新通○判府金道喜短劄自引以雷都大臣答曰領  
相所奏卽當日巡得之爲苗都營所管也今見劄辭  
以明其被提於扈校卿言無恠如此復當有處分卿  
其安心○傳曰前摠戎使李惟秀仍任○傳曰前禁  
將柳基常之罷職出於特旨而金判府事大爲難安  
雖有銷刻之嫌何傷之有前禁將仍任○領相權敦  
仁劄引以金判府劄辭答曰卿之所奏出於重事面也判府  
劄辭亦宜有他卿則本無可引之端卿其安心○傳  
曰大禮克衰愴幸交切新舊陵之役浩繁雖是都監  
舉行必多有貽弊於歲民之端况又揚州邑之專當

者乎其存軫念之道何用常例今年城餉許令邑捧  
耗條特爲除減軍需亦不可不念令廟堂區畫給代  
○傳曰舉士軍之今番効力市民爲最貢人之待令  
追排亦必有弊並令廟堂舊遺在及徭役量宜區別  
以爲蠲蕩示意之地○傳曰靈舉神舉侍衛及將領  
軍兵與親看審以後前後動駕侍衛及將領軍兵當  
親行賞試射矣日字及處所待下教舉行兵曹及各  
該營爲先修成冊以入○傳曰進哀冊玉帛時舉行  
禮房承旨金大根善加資對承承旨趙龜夏內下大  
鹿皮一令賜給靈舉別陪從右相朴晦壽廐馬一匹



面給檢校提學金興根熟馬一匹賜給行知申金英  
淳丰熟馬一匹賜給別侍衛兵判趙秉鉉熟馬一匹  
賜給霍舉陪從史官檢閱李承圭陞六相地官前正  
李亮潤工曹奉議除授監察鄭翼烈守令待寮除授  
司勇李璜周初仕撥入○以兩都監別單傳曰遷陟  
都監提復使領府事趙寅永領相權敦仁各鞍具馬  
一匹面給提調徐憲淳襟金左根襟李穆潤正都廳  
金益文金鎮右並加資提調朴永元日淺勿論郎廳  
並陞叙監造官別工作並陞六哀冊文製述官金興  
根熟馬一匹面給書寫官趙鶴年熟馬一匹賜給表

石陰記製述官判府鄭元容書寫官判府金道喜並  
厩馬一匹面給誌文製述官領府趙寅永鞍具馬一  
匹面給書寫官徐憲淳加資壙中銘旌書寫官金賢  
根行路銘旌書寫官洪顯周各厩馬一匹面給旧哀  
冊旧誌石蓋上大字書寫官右相朴晦壽厩馬一匹  
面給丁字閣上樑文製述官趙斗淳熟馬一匹面給  
書寫書洪敬謨熟馬一匹賜給紙榜書寫官姜時永  
嘉加資誌石抄圖書寫官金益文金鎮右輓章書寫  
官沈宜冕洪義寅嚴錫鼎李敬英俞致善洪祐健全  
益文趙龜植李墩李裕膺各兜馬一匹賜給頻進使



金康健陪往大將李惟秀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從事  
官並陞叙拭梓官官朴晦壽帥昇梓官官領相權敦  
仁奉哀冊贈玉帛官領相權敦仁廐馬一匹面給啓  
陵時大祝金鎮右紙榜大祝金鎮右出玄宮南封官  
及下玄宮封標官徐相教讀哀冊官金鎮右告啓讀  
大祝金益文撰通禮嚴錫鼎李光載並加資各差備  
官各加一資撰司僕正趙完植睦仁培並兜馬一匹  
賜給昇梓官官相當職待窠陞叙擬贊引以下賜賞  
有差宗戚執事興完君最應興寅君最應各熟馬賜  
給洪顯周金賢根金炳疇尹宜善各鹿皮賜給朴岐

壽金左根已前陞趙秉駿嘉加資趙秉夔加資屬耳熟  
馬賜給朴齊憲洪祐誥各熟馬賜給朴鎬壽加資金  
炳冀鄭海尚陞叙金炳地金胤鉉陞六金元植日淺  
勿論代奠官興 君是應資窠鞍具馬面給長生殿  
都提調領相權敦仁廐馬面給提調金左根李穆淵  
半熟馬賜給趙鶴年日淺勿論徐眞淳徐熹淳各半  
熟馬賜給郎廳陞叙監役陞六大鑿陪行罔臣徐俊  
輔徐熹淳金始潤並熟馬賜給分承旨金公鉉朴容  
壽並嘉加資分假注書李時夏李容佐陞六分兵議  
趙徽林半熟馬賜給正郎李裕膺見馬賜給分摠管



洪鍾應熟馬賜給郎廳沈馬賜給神譽侍衛別軍職  
靈譽侍衛別軍職弓矢一部賜給通禮以下賜賞有  
差山陵都監摠護使領府趙寅永領相權敦仁各鞍具  
馬面給提調朴岐壽輔趙冀永憲李嘉愚正並加資  
趙鶴年日淺勿論都廳徐相教金炳奎並加資郎廳  
並陞叙監造官別工作並陞六城梓官覆土官右相  
朴晦壽熟馬面給封閉官徐相教加資京畿監司金  
輔根熟馬面給楊牧曹錫兩嘉加資相地官以下賜  
賞有差○領府趙寅永疏請致仕答曰予自年前已  
知卿之苦心如此而卿必亦悉予之至意也願今國

事多艱予所倚毗深篤此豈卿告退之時乎乃不  
當望卿殫盡瘁之義無復以此煩請○傳曰春桂坊  
之壬申除拜者尚餘二人追念昔日不可無示意之  
舉行護軍李魯集資坊副護軍李義斗桂坊嘉善今日故  
知事同知作窠撥入○傳曰檢校直閣徐有薰檢校  
待教金洙根並檢校臧下○傳曰直閣有嗣前望入  
之金始淵落点金始淵春尹定銘鄭基世圖點今已  
加資前望  
只有一人  
六月上謁太廟○還宮時駕住敦化門月臺拿入禁  
衛大將柳基常以廟洞口施威拿出○領相權敦仁



辭疏答曰向來批諭聲悉予意、謂諒予而今忽其  
牘又至此專由於予之冲年否德誠禮未盡而朕也  
可勝慚恧試思之顧今國勢民憂如水益下挽回無  
期此時弘濟之責專委於卿、亦庶幾知予倚卿之  
至意而至引一時之微瘁只思奉身之圖者果有何  
不可不去之義諱乎卿即先朝眷遇之臣也寧無延  
先報今之意乎急於敷心不能多誥如是而卿若一  
向求退是負予也弃予也予復何言卿其諒之向徑  
大禮廟務必多積滯望卿專意調攝埃間賓對以副  
予眷之之意○禁府向前申命濺信箭何等嚴重而

傳令之際以致遺失前所未有因供雖云由病揆以  
法意難免重勘以此照律何如啓信箭見失前所未  
有此囚所坐雖無可據律文關係甚重不可尋常勘  
處收議于時原任大臣將臣擬律以入為良如教○  
禁府時囚罪人申命濺議處公事謹依下教收議則  
領府趙寅永判府鄭元容金道喜病未獻訖領相權  
敦仁以為信箭遺失既無本律而謹考大明律棄毀  
制書印信條凡係遺失制書聖旨符驗印信巡牌者  
杖九十徒二年半信箭所重亦與符驗一也若照可  
援之律則此恐為近而未敢質對惟在博詢處之云



訓將洪在龍摠使李惟秀大護金煥御將任聖身禁  
將柳基常護軍柳相弼議同大臣將臣之意如此何  
以為之事傳曰法者天下之平當重而傳輕當輕而  
從重均而失刑故所以有收議也奉持信箭傳命陳  
列恐與制書符驗衙門印信不同則所謂遺失雖謂  
之棄君命而犯師律亦可矣此係紉有之故大臣之  
議俱無質對特從末減死邊遠充軍穩城○傳曰一  
兩成霖跨月不止必多有瘳穰之患言念民事寢息  
靡安雖是立秋之前何拘常例祈晴祭令該曹不卜  
日設行○傳曰官牆頽圯處把守何等審慎而不持

軍物又多闕額現茲於摘好之時揆以舉行極為駭  
然拱北門外兩處領率將官令該營嚴棍汰去不能  
操飭之將臣禁將柳拿處○禁府照目禁將柳基常  
原情云云泛稱遞晚所當請刑曾經閩帥勿為請刑  
載在法典議處何如啟何必勦律放送罷職○備邊  
司以李惟秀為禁衛大將李應植為摠戎使○傳曰  
殿最之前後申飭何如而今番四道之各以殘邑中  
考磨勘者此何道理至於海西之一邑中考尤為駭  
狀如是而朝令何以行乎黃海監司金鼎集施以譴  
罷之典原啟本勿施待新伯赴任使之更為修正京



畿金輔關東徐英關西洪在該道、臣並施減辭從

重推考之典啟本亦令還下送使之罔夜改修正以

聞○領相權敦仁所啓被灾之民合有憂恤之舉先

自都下而各部以額洽報京兆者難免有名無實各

別消詳摘奸俾無一戶遺漏之弊恤典則令部官與

該郎廳周行分給期有實效亦自本司彙遣郎廳使

之另為摘奸何如上曰已慮有漂頽之患故彙遣宣

傳官摘奸矣今見卿所奏甚合予意恤典特為從優

題給而實由漏濫均為不精申飭京兆五部使之惕

念舉行亦自廟堂嚴加採束可也○以慶尚道等題

機張縣監麻夏帛下字以上字改書下○有政黃海

監司六次改望南獻教落点洪鍾應吳取善韓正教

壽○李鼎臣李義聲朴宗吉○李敦榮金眞晚金珠

根○金英淳成遂默曹錫兩○金景善南獻教韓鎮

庭○傳曰巡羅申飭前後何如而昨夜摘奸執提甚

多常時犯夜之夥多可知苟能嚴加團束豈可如是

乎万、駭狀該營從事官彙牌各別嚴飭巡羅牌將

出付兵曹嚴棍懲勵各營門一體嚴飭○傳曰承旨

皆懸病牌不進院中只有一人豈有如許道理並即

牌招仕記夏為修正以入衍都徐英淳衍左李敬榮

應同副尹定○傳曰圭壁載薦積兩支零為民事誠

銓內閣進



萬幸不可無示意之舉四門禁祭獻官並上絃弓一  
張賜給大祝並兜馬一匹賜給○鑑講廳失火○傳  
曰德安府夫人循禮在近云禮葬等節令該曹照例  
舉行因該曹草記本家以爲聖教雖極榮感下情深  
出於本家謙約之意一向相持亦有○備邊司啟曰  
非禮待之道葬需令度支從優輸送○備邊司啟曰  
即見忠清水使鄭宅善狀啓以爲洪州外烟島居民  
持納一小櫃子及一片楮紙謂以異樣船來漂于本  
島前洋出拾櫃子而楮紙則彼人與島民私相問答  
之事當到底窮查還給櫃子故押付于問情官洪州  
牧使徐承淳水虞候金遠喜處使之曉諭還給之意

措辭閑飭云矣異樣船之逗留屢日未及向情固万  
万疎虞而既有島民向答筆蹟及櫃子來納者則當  
即地拆見一二形止登聞而謂以窮查押送于向情  
官初無一辭之及於櫃中何物向答之何語焉有如  
許事體乎若曰初不拆見則何以知櫃子之還給當  
否而必令曉諭還給前啟既云船既遠去不得向情  
則今此押付于向政官者又是何意乎如是疑恟必  
是推諉事係違情何等嚴急而其所處事究說不得  
當該水使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向重勘其代政官牌  
招用政差出使之當日辭朝櫃子與向答筆蹟即具



形止消詳馳啓之意嚴飭何如傳曰久○忠監趙雲  
澈書目異樣般不為進往向情該牧使徐承淳為先  
罷黜事○領相權敦仁辭疏答曰子則必不捨卿而  
卿乃欲必釋負者此曷故焉竊為卿之慨咄也竊  
昧蕪賦一聽於卿子豈私於卿而賦乎卿若念及於  
國體分義之所不當如此則似不待予言之申復而  
卿必有幡賦者矣上下之間貴在相孚卿其諒之  
慎節當不日適復益加調攝無復控辭

七月傳曰賞試射初五日春塘臺親臨矣後房知悉  
○傳曰明日賞試射時兵判四營將臣並考官為之

閣臣鄭最朝尹定鉉南秉哲李埈趙鳳夏別軍職申  
觀浩李圭徹柳相鼎李熙昇宣傳官許燮並參考官  
差下○兵判趙秉鉉所啟前府使申侑洪子楹前郡  
守李元熙子奎運摠戎使李應植子熙完別薦施行  
先付哨官何如上曰依為之○傳曰賞試射明日分  
所舉行閣臣參考官並假承旨差下進去○七夕製  
幼學徐大淳直赴殿試○親行都政○傳曰前縣監  
鄭翼烈今日政守令擬入○傳曰昨有徑行武技  
之別薦而尚無一人舉擬者烏在其蒐羅之義乎分  
付兩銓另加收用仍令廟堂務精考選以為次進



用之地守令別薦令亦備堂及時任曾經監司各屬以入事一體分付○傳曰各陵令中未經初俸人今日政另擇撥入近來陵令之窠便同厭避之地每有苟充之患寧有如許事面乎隨窠擇撥事分付銓曹○傳曰礪山府使姜彝五近地守令擬入○傳曰冬至正使宗親儀賓中擬入○以金賢根為冬至正使朴容壽為副使宋柱獻為書狀官○吏判金興根兵判趙秉鉉初呈蒙進前望吏判洪敬謨兵判徐熹淳落点○兼吏判洪敬謨辭疏答曰耆社銓任非卿創有則何如是過辭乎○東寧尉金賢根疏辭使卿答

曰卿於使卿前既往赴則更有何難強之私義乎事體道理凌不當如是為引卿其毋得過辭○傳曰內局厨院之草記雖以事體允從而今年潦災太甚此時封進易致腐傷合有忝怒且迎送之弊在所當念兩道水使及封進官之罷職特為分揀○兵判徐熹淳疏進前望金左根落点○親行北苑望拜禮二時○傳曰別軍職李完熙舉行不謹並與本職汰去○忠良應製初學金炳德直赴殿試○傳曰德安府夫人出柩日遣承旨右承旨趙龜夏進去為教致祭于墓所○傳曰閻良申楹李熙完並別軍職差下○領相權敦仁所



啟金大建染邪之罪反國之律實不可一刻容貸而  
登廷大臣諸宰之論俱無異辭捕囚金大建出付軍  
門梟首警眾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捕廳舉行之  
万之駭忽頃已有仰奏而嚴教之後尚不誠捕一以  
玩愒為事揆以國體誠極駭狀左捕將任聖臯御右  
捕將李應植總並施罷職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  
傷曰近來備堂之不恭賓對看作前例申飭屬耳而  
今又懸病甚多寧有如許事體乎耆社老病公所共  
知實病實故外並捧現告趙冀永李嘉施以譴罷之  
典○傳曰內閣講製文臣草啓復舊例不行○因政

院啓辭漢城府無緣不坐當該堂上

李嘉愚善時推

考何如傳曰並罷職傳曰備堂捧現告處分徑夜之

後今始捧納近來政院舉行何若是無憚手在院承

旨並從重推考該房承旨行知申英厚罷職院吏令攸司

從重科治○御營廳州記罪人金大建大會軍民於

沙場梟首警眾事○傳曰前御將任聖臯前總使李

應植特為仍任同副承旨金鏞上疏入啟批下於○

傳曰初六日璿源殿御真自內還安當親詣誠一軒

景祐兩朝御真陪進入奉後仍行酌獻禮矣該房知

悉百官入恭○備邊司啟曰捕廳罪人玄錫文以辛



酉伏法之種已亥亡命之跡變幻姓名出沒京鄉煽播邪術訛誤愚蠢敢為凶徒之窩窟已足渠斷素大建之當初嗾送異國年前裝出邊門皆渠自服則別無更查之端揆以國法當施謀叛之律而如渠鄙微不足致煩王府罪人玄錫文依大建例出付軍門梟首警眾其餘諸囚分付捕廳分輕重酌處何如傳曰允○傳曰璿源殿御真入奉後酌獻禮祭文令內閣提學趙秉撰進○別使上使朴永元副使趙亨復書狀官沈熙淳入來

八月傳曰飭已施矣日前罷職備堂并叙用○以都

總管金蘭淳副總管李圭祊牌不進推考傳旨傳曰

文總管之違牌此果前例乎並罷職○同副承旨金

錫陳疏自列備查捧現告差晚事七下答曰今欲自首

則初何不現告乎爾則罷職○傳曰前知申金英淳

罷職分揀並本兼仍任兼職備局有晚事○備○試官

徐箕淳情勢陳疏答曰處義皆有分教則如是為引

其果得當乎朕則將欲永劃乎前後顛倒事體乖當

卿則罷職○傳曰行首宣傳官改差今日政以文臣

擬入○以趙鳳夏為行首宣傳官○秋到記講初學

孔獻東鄭煥翼製述進士李文馨金顯龜並直赴殿



試○東寧尉金顯根疏陳情理出疆甚難之狀答曰  
已悉前批今何瀆擾在卿道理不當如是卿其諒之  
○以真殿改建別單傳曰上樑文製述兼書寫官領  
相權敦仁廐馬賜給讀上樑文金基鑽上弦弓賜給  
司香執事並不粧弓賜給戶判李穆淵內下大虎皮  
賜給郎廳以下賜賞有差○議政府講製抄啟文臣  
金始淵沈熙淳李裕元鄭弼朝趙然昌洪祐健俞致  
善李承圭鄭錫朝趙熙喆洪淳穆李承益洪祐命金  
炳雲金有淵洪原鍾南鍾三韓敬源尹禹錫李晚運  
已上二十人○傳曰宿衛之疎虞莫甚於近日不得

變通前亦有已例摠戎廳使之分番入直於禁中以  
嚴宿衛凡百節目令廟堂從長磨鍊啟下○景祐宮  
展拜御真入奉後展拜○真殿酌獻禮○傳曰贊禮  
趙秉鉉及禮房承旨洪義錫並加資○傳曰真殿酌  
崇祿獻禮成愴慕交切第四室五室大祝林麟並加資  
各室大祝執尊執禮以下賜賞有差○親行真殿茶  
禮叻九○備邊司啟曰即見咸監俞星煥啟本則因  
明川府使洪顯參牒呈本府私鑄錢罪人中黃喆云  
造謀主張周達龍設炉和應蔡弘祿同謀賀銅金珠  
燮金應俠造板鑄錢俱係重犯五漢等罪狀請令廟



堂稟處其餘諸漢自臣營分輕重勘處為辭矣近來  
國綱頹弛民習日頑年前以北閩私鑄用律未幾終  
不知畏又此狼藉設鑄者言念法紀極為寒心黃誥  
云周達龍金珠燮金應俠四漢俱係首犯渠已自服  
令本道並依法典捧結案集首警長蔡弘祿觀其論  
列所犯與四漢不無分數而混置於首犯之列劉永  
寬任國信金臣元尹尚範董天俊金成錄李元甲趙  
元燮金化謙等九漢考之法例亦係一律而原狀所  
請以自本道分輕重處之者大違事體該道臣從重  
推考道啟既曰分輕重之兩則無乃有律雖如此而

情或可疑之類歟然則輕先論斷恐非審克之義蔡  
弘祿等十漢姑令該道自營更查以其情法輕重區  
別登聞後稟處銅鐵許賣之李元楫知機捧賂之鄭  
三得既無情節濫繫依明律知而不首之文以杖一  
百舉行在逃之申萬之等三漢刻期捕捉與李元楫  
等一體施行之意分付何如傳曰允○傳曰親祭時  
禮房承旨姓根熟馬賜給○以綏陵親祭時別單亞  
獻官領相權敦仁終獻官右相朴晦壽各內下大豹  
皮賜給贄禮之判徐箕淳內下鹿皮賜給執禮李裕  
元大祝金始潤各半熟馬賜給其下賜賞有差○傳



曰搃我廳軍制今已變通節目啟下矣搃我使李應  
植臧下○傳曰搃衛使以文宰新通與將任交望以  
入○備邊司以李惟秀為搃衛使徐憲淳任聖臯為  
禁衛大將李應植為御營大將○領相權敦仁辭既  
答曰予於卿豈有暫捨之意而不欲以虛使待之者  
亦出於禮遇也依毗之篤何向於今日乎議政之任  
特副所請此非為卿就向也故遂卿一遞之苦心也  
卿其諒予至意○領府趙寅永疏請致仕答曰乞骸  
之章又何為而至也卿國之元老也國事叢勝民憂  
溢目卿不宜退也處地則肺腑之托重德業則朝野

之想望卿不宜退也况我先王簡拔卿以遺小子任  
以輔導之責寔昧之幸免大過得有今日云惟之力  
此尤卿之不宜退也卿之請休不過曰病患二字而  
卿之年來衰邁未嘗不由於盡瘁之故此小子常所  
憂恫也善加調攝自當逆復予於卿望以成就有時  
質言久矣予若有踐言之日卿亦可遂初之志卿豈  
不以小子之望於卿者答予之至意乎望卿亟斷未  
章毋孤依毗之誠○刑書啟目擊錚罪人金邦輝原  
情判府內前後處分何等嚴正而今此原情胡叫亂  
嚷罔有紀極似此頑悖之習不可不嚴懲金邦輝段



今秋曹各別嚴刑遠惡地定配為良如教○以尹致  
英為提衛從事官大將李惟秀自辟趙○備邊司以  
趙鶴年為平安監司趙斗淳為廣州留守○吏曹啟  
目觀此平安道暗行御史朴永輔書啟則義州前府  
尹金德熹段明末獨斷權自下移佐幕之濁亂鄉將  
之奸猾打成一片府作小米一千六百石內五百四  
十石支勅補信條除其餘一千六十石每石五兩式  
合五千三百餘兩作錢以三兩立實取剩為二千一  
百二十兩倉穀三百四十三石六斗四升私賕次貸  
用而一百三十石零以本色還報三百十二石零以

本色還報三百十二石零以詳定例三兩式錢分則  
名雖私賑實不用辦一周年向任役之數進者儒任  
四十一人鄉任五十八人軍任五十一人面任九十  
二人某任之差必有其賂民所儒狀自有掩不得之  
跡詞訟則視賂多寡互相勝負及其究竟兩隻俱困  
上項諸條俱係不法寧邊前府使趙得林段軍餉之  
盡分火稅之濫奉吏奴通之以添餉錢充給排捧或  
違徑法亦有民怨定州前牧使金永爵段昨秋南鄉  
捧禮錢三萬三千餘兩則人名錢數之滿雜退濫案  
為賣鄉之最賑所之監色不隳雜費亦甚夥多工房



監之屢進加下尚有民怨上項守令之該府拿向處  
之何如傳曰允○備邊司以金大根爲開城留守○  
憲對右相朴晦壽所啟備啟體段本自嚴重持論  
斷尤當直截即見清北御史書啓下者則或有疑  
跡而未覈稟處亦有蕪端而不詳陳處且臚列雖狼  
藉而仍無倫罪未免以模糊歇后等語尊○磨勘承  
命按廉何等重任而踈率若是其敢莫甚使國體不  
尊貪吏無懲誠爲駭歎之地難免債誤之責當後御  
史朴永輔施以譴劑之典何如上曰今番書啟不可  
但以草率歇后論自以爲善爲行世而獨不念君綱

乎全無忌憚胡至此極此專由於予之不能見乎於  
朝臣之致何足深咎姑施永刊仕版之典可也又所  
啓即見平兵許榮狀啟騰報則楚山前府使金善命  
違法冒禁之狀不可但以駭妄論當初越送我人雖  
或緣於事出倉卒由後而求外贈物攢通文字遂使  
多數吏卒犯越境界狼藉往來事閑邊情万○驚駭  
究厥罪狀不容遲待其 命令該曹卽速拿來嚴勘  
何如上曰依爲之

九月以璿源譜畧修改別單傳曰宗簿提調洪在龍  
內下鹿皮一令賜給正申大膺加資其餘賜賞有差



○儲慶官毓祥官延祐官藏譜閣懿昭墓展拜○禁  
府照目義州府尹金德喜寧邊前府使趙得林定州  
牧使金永爵奉川縣監趙遠永等杖一百收贖徒三  
年定配金德喜槐山郡趙遠永韓山郡金永爵○摠  
趙得林以杖八十罪啟  
衛管州記日前本營軍兵有乳厘事被捉於京地滯  
囚而仍無一言送及雖他營猶不如此况宿衛營打  
體貌之何等自別者乎揆以事面誠極可駭即廳令  
該府拿向處之事傳曰允當該堂上從重推考事在  
日前則今始草記尚云晚矣卿亦推考○判尹朴岐  
壽疏引答曰已有處分卿何必為引○傳曰保障之

地不可久曠沁留有兩代韓鎮庭即為擬入待下批  
催促下送○備邊司以林翰鎮為江華留守○傳曰  
十三日當詣館所親行瑞蒼臺矣該房知悉○傳曰  
十三日當先詣南廟行奠酌禮矣以此磨鍊○傳曰  
飭已施矣時囚罪人沈膺泰輔學授甫單不李裕  
憲漢城主夫並特為放送○別兼春秋李燠檢閱洪  
祐命牌不進罷職傳旨踏啟字○兼吏判洪敬護辭  
詠答曰卿之筋力不衰况銓任非奢走之職卿其勿  
辭行以金始潤為訓練正○上詣南廟親奠酌仍  
詣館所瑞蔥臺○傳曰懿昭墓孝昌墓遣內侍致祭



○以南廟奠酌時別軍進幣官兵判金左根內下虎  
皮奠幣官兵議徐憲淳贊禮判李嘉愚各內下鹿  
皮賜給大祝訓正金始淵陞叙旋因該曹尊記加資  
執禮以下賜賞有差○傳日記注事體何等謹嚴前  
後申飭又非一再而即見十二日動駕日記非但錯  
誤甚多往之全不成說苟能致誠豈至於此乎原本  
雖已改下不可仍置當該注書捧現告權應拿向嚴  
勘不飭之該房承旨從重推考○傳曰今日政大司  
成通清以入○有政以趙龜夏為大司成○傳安府  
夫人墓移空後尚未一佈予甚悵焉地方官假承旨

差下使之致祭○兵判金左根疏曰臣於日昨南廟  
奠酌禮時文訓練正差出也以直閣臣金始淵檢舉  
首擬既蒙恩點至承進資之命矣追後聞之則此閣  
臣以前任龍崗縣令方在解由未出之中夫解由之  
銓注鐵限無論吏兵曹便是移易不得全在於典則  
臣之矇昧昧狀全不覺察揆以憲式不可但以做錯  
言願其郊廟行酌成命狎降事在倉卒未暇周思只  
知文訓正之輒屬峻望而此閣臣踐歷莫有居先者  
故臣信心擬望初不省曾往外任解由之出不出者  
罔非臣愚蒙罔劣之致也伏乞聖明亟治臣昏妄迷



謬之罪原望筒勿施幸甚答曰內移既久則無疑於  
解由而做錯非細原望勿施卿則推考○傳曰南廟  
大祝賞典已下而大祝即訓正之例塲則原望勿施  
之後大祝賞典之自如事例無據且解由金石之典  
也何可無端毀劃此若仍置後獎元窮雖有銷刻之  
嫌吏兵批之當為厘正者一體舉行○差朴永元為  
有司堂上○傳曰兵判根左之今日不忝何為也昨  
日處分之後何如是乎施以越俸三等之典嚴飭牌  
招○傳曰前檢閱洪祐命叙用口傳還付牌招入直  
○有政以朴宗吉為江原監司○以政院啟辭廷說

改付標注書請勸事傳曰前後申飭何如而堂后舉  
行如是疎忽全沒敬謹事體道理固當如是乎万  
駭狀當該注書韓敬令該府拿向嚴勸不能察飭之  
承旨從重推考○傳曰別兼春秋李墩叙用○咸監  
俞星煥狀啟明川私鑄錢首犯黃詰云周達龍金珍  
燮金應俠等今十二日聚會民人梟首警眾事○傳  
曰昨日嚴飭之下不為入直之直閣灘始遲差○校  
理金始淵既列以加資答曰太不稱當矣○應教金  
始淵再疏答曰在甬道理固當如是乎校理應教俱  
是前望蒙照  
而在教○傳曰堂下祭官中如有不入祭人並捧現  
日之內



告即捧拿處傳旨

禮房承旨李源益坐於門外

鄭錫朝李承輔權應慶權永秀洪 ○傳曰隸儀在近

祭官之拿囚者特為分抹 ○傳曰飭已施矣時囚韓

敬源罷職放送 ○以御真圖寫時監董罔臣別單傳

曰提學趙秉鉉熟馬面給檢校提學金興根內下賜

皮賜給檢校直閣尹定鉉檢校待教南秉哲趙鳳夏

各內下鹿皮賜給別看役以下賜賞有差

十月傳曰近來百度解弛甚至於祭官之不為出齋

執頃於摘奸時事體極為駭朕令吏曹捧現告事過

後拿向嚴勦李秉德權達準 ○昨夜別軍職李熙完

衛營將校奉命摘奸舉案中書臣

字具帽袍親呈外往 ○親行宗廟冬享大祭 ○右相

朴晦壽所啓永寧殿祭享之徑先行事乃一棟惶獻

官雖蒙重推因政院 而揆以事體不可但以做錯言

初獻官與完君 施以罷職之典禁漏官亦令攸司從

重科治何如上曰依為之 ○清寧君金東健刑參李

敦榮永寧殿亞 疏請同勦答曰與初獻官有向卿等

並從重推考 ○同副承旨任百經疏引答曰爾則監

察也罷職 ○傳曰兵曹參議許通應教金始淵除授

○左右捕廳草記歐打軍官院隸輩分付秋曹照法

嚴從事傳曰前後嚴飭何如此輩之頑不畏法又



此起兩究厥所為方々駭痛况捕校通符與他自別者乎彼此先後之別不須更向並令秋曹嚴覈以聞雖以該廳言之如此微細之事足可以自下處之而致此登聞極涉猥屑該捕將施以推考之典○傳曰豐恩府院君病所遣御醫持藥物看病以來○傳曰豐恩府院君病所更遣御醫看病以來○傳曰辛豐恩府院君喪當采哀矣該府知悉○傳曰辛豐恩府院君成服日當臨吊矣儀節令該曹卽為磨鍊以入○傳曰辛豐恩府院君家原賻儀外猥屬十端布木各十同錢一千兩米五十石全漆一斗別為輸送○

傳曰政官牌招開政辛豐恩府院君上相贈秩○傳曰痛矣々々尚何言哉病患多年沉篤而期望恒切於適復宣料今日遽承凶音予小子驚痛之懷已無可喻而慈殿憂慮煎灼之餘遭此罔極之境抑以何辭仰慰寬鑒寔不勝向迫之至嗚呼小子遭家不造先庚後甲險釁凶歷賴至誠之保護式至有今日者繫誰之賜也受兩朝之托付逮寔昧之仰成以祖孫之親兼導迪之責輔予以養德翼予以篤敬內以忠勤勲勞之大外以寅恪匡濟之績垂二十年始終如一且其為國忘私之純心偉功求之古昔孰有倫比



昨冬元舅逆理之喪已呈宗國之不幸而未及一暮  
又聞此報慟矣予將疇依幸豐恩府院君家東  
園副鬼一却擇送崇報之典不容暫緩不待謚狀令  
弘文館當日議謚遣閣臣致吊明日遣承旨恤孤保  
俸限三年輸送禮葬等節令各該司照例舉行○以  
臨吊之命請寢事藥啟院議時原任大臣聯劄不允  
○領府趙寅永劄曰伏以臣私門不幸奄哭臣足將  
無以仰譬慈殿同淮之慟聖上靡極之惠此皆臣誠  
孝不足之致尚何言哉第以恩教隱幸之典言之誠  
千古人臣所未得者臣方一涕一頌同知攸措而亡

况若有所知豈與臣情私有所異也至於成服日臨  
吊之下教臣不勝萬々驚悚朝服拖紳已矣無論柅  
茹先施寔切惶悚以臣區々下情惟願亟收成命俾  
逝者得安私分千万幸甚答曰今見劄辭悲慟倍切  
予小子情理卿豈不知而卿之力挽至此且慈教屢  
屢此時恐添貽憂將欲勉承卿其諒之○傳曰既承  
慈教矣豐恩府院君喪所臨吊之節更待下教成服  
日遣閣臣致祭、文親撫矣該房知悉○傳曰既不  
得臨吊成服日當望哭矣該房知悉○傳曰檢詳差  
出○有政以李裕元爲檢詳均鄭○贈領相趙



萬永賜謚忠敬○時原任大臣閣臣承候入侍○王  
大妃殿復膳藥啟至三日乃許○右相朴晦壽所啟  
三司陳疏輒有尾陳以其有言責也此誠國朝之故  
事獻替之美規而近來此亦便成文具每以陳腐之  
言艸之塞責專為其捧納地者常用慨歎向者玉堂  
全始潤之既其所謂尾附未滿敷衍殆不成樣此不  
可以備例言也亦不可以陳勉言也及其再疏尤有  
所駭歎者謄傳前紙如印一板告君之辭何等敬謹  
而欠誠無實壞損格例莫此為甚宜但以無妄不審  
言乎不可以事屬既往置而不論副護軍全始潤施

以謹罷之典何如上曰必是疎忽所致依為之又所  
啓近來科試無論大小無弊不有莫可稽核而至於  
庠製紛競之習較他尤甚于囑肆行恬不知愧此不  
可專責於士子即主試者之過也第聞日前四學之  
製兩教授並設於一處試題各異庠名不同而東之  
券西或授取西之券東或移考及其榜出呈券於此  
者名登於彼互相推移全沒試體此亦國試何可若  
是淆雜蕩無防限手事未前有不之駭狀原榜目勿  
施當該兩教授中學金基鑽捧現告施以罷職之典  
其代故官牌招商改差出使之不日內更為試取何



如上日寧有如此駭恠之事乎無論科名大小國試  
則一也苟有一分忌憚豈至於此乎原榜目勿施而  
更設依所奏施行當該兩教授不可以譴罷而止令  
該府拿向定罪可也又所啓近來法司出禁雖當禁  
之條不善操束則下轄之間里作弊有不勝言况禁  
條外毋得出禁而向見獄署囚徒則稱以宥巾禁乳  
捉囚者至為十餘人招向曹吏則已贖而見放者亦  
多云故已贖後亦不一還給云云此是禁條之外  
又無廟堂知委而初出意外之禁貽此非細之弊出  
禁該堂捧現告刑議嚴施以罷職之典因此而又有

所申飭者雖以各部言之詞訟本非府官所職而近  
來凡屬推斷一與法司無異者至於越聽他部之訟  
而全無界限拘畱本署之內而動徃旬朔懲債則每  
過廿兩錢以上用刑則不止五十笞自斷請囑公行  
推捏旁午京地則任他而不為警飭民生則受困而  
無以控愬事之駭痛莫此為甚此非一人一時之事  
今不必一一推究而徃自今差或復踵前謬貽弊都  
民有所入聞該部官斷當重勘不飭之該堂上亦難  
免其責先以此意申飭何如上曰此近於撓民間甚  
駭狀當該秋堂施以刊劑之典部官亦令各別申飭



可也又所啟頃因咸監俞星煥收啟明川私鑄錢罪  
人蔡弘祿等十漢所犯更查登聞之意卹記行會矣  
卽見該監司啟本則以爲蔡弘祿使喫助役較諸首  
犯愆有向焉趙允燮設炉同若金成祿董天俊李允  
甲賀銅助役任國信金臣元俱以接主買炭助債金  
化謙設炉鍊磨劉永寬尹尚範許借家舍十漢所犯  
用律輕重請令廟堂稟處矣當初道啟旣以分輕重  
爲言故刑獄所閱宜極審慎使之更查矣今觀查案  
則十漢所犯皆是主接同謀之類也大明律雖有爲  
濫戒等之文通編續典則私鑄案註主接同謀分利

者亦以一律云矣在今用律不可不依通編則今此  
諸漢罪犯各情照法固無可怨並施以一律何如上  
曰並用一律雖有可據之文特以好生之意次律施  
行可也○備邊司甘結近日朝官所着道袍直領之  
純用白色原無所據儒生之殿庭赴舉時無得白衣  
亦係朝飭盆除良今此筵中二有酬酬下教至爲鄭重  
其在奉承之道不敢不卽速變通程如自今爲始朝  
官服制吊向外一切以染色用之爲儒生置亦悉此  
意必着青袍之意自成均館消詳知委俾無不知犯  
科之弊爲有萬一遲緩甘罪不辭○漢學文臣殿講



居首人白海運運依例捧傳旨昨年以間三次居首右職  
陞叙矣今番係是初次依法例馳馬賜給為良如教  
判尹徐箕淳因試牌陳情疏答曰此果處義乎戲美  
乎何其垂當之甚也分義不當如此姑施刊削之典  
○傳曰漢學應講原在外、懸頃人並捧現告俞鏞  
龔三拿處○傳曰親臨比較事體有別拖至三日  
近三十次者甚盛矣何循常例居首初學金德根直  
赴殿試之次初學宋熙正直赴進士之次初學趙在  
應直赴會試之次初學尹滋惠直赴監試會試之次  
儒生分等賜冊○冬至正使金賢根副使朴容壽書

官宋柱獻出去○藥房都提調鄭元容提調金口啓  
左根副提調趙鳳夏  
曰臣等伏聞中宮殿向候依古例厘正以入之口傳  
下教臣等任保護之責伸起居之誠每五日一次請  
承各殿候節即常禮也職分也坤殿向候行之已久  
儀節既係應行事體至為重大則今不當以古例之  
可援而遽議之也凡係儀節愜於恒情則便合常禮  
情禮所在質聖無疑一行之後唯當恪謹遵奉而已  
口教之下凌不敢奉承相率仰籲伏乞更加三思亟  
賜採納焉答曰日前下教不過後已例厘正也卿等  
之言無恠如此而不必是如矣○時原任大臣領府  
趙寅



永判府鄭元客  
右相朴晦壽  
朕劄曰昨伏聞口傳下教之下政院  
者有中宮殿向候依古例厘正以入之教矣藥院日  
次及筵席登對時各殿候節之請承即臣子之常禮  
也坤殿向候行之為久已成儀節則其重且大果何  
如哉凡屬儀節慙於相合於禮則一行之後惟當奉  
之惟勤而已更何有可疑而遽議乎古語設有可稽  
近規亦宜遵行則今不當捨近而援古也審矣揆諸  
情禮凌不敢承教不避瀆擾朕曠仰願亟賜開納焉  
答曰予亦已諒卿等之言如此而日前下教即是從  
已例而已○藥房啟曰昨夜伏承批旨以臣等之言

無恠如此為教臣等奉讀以還相顧欽誦伏想聖明  
亦以臣等之言不以為非而庶有開納之望矣又以  
從已例厘正為教今日臣等之所請亦以已例也凡  
事一行之後便成已例况此莫重之儀節已為屢十  
年遵行者乎行之已久已為常禮則常例何可遽議  
乎臣等俱忝保護之地五日起居請承候節即伸誠  
而奉職也情所當狀禮所當狀道理事體不敢如是  
茲又相率更願亟賜允從焉答曰此不當如是之事  
卿等諒之○時原任大臣再劄答曰此非如是之事  
卿等諒之○藥房日次啟辭云大王大妃殿氣候



何如王大妃殿氣候何如中宮殿氣候何如云云前  
批答則大王大妃殿氣候一様王兩慈殿氣候一様  
中宮殿氣候安順矣惟此日賜批以兩慈殿氣候一  
樣卿等不○判府鄭元容劄曰臣於是中屢承辭教  
請待諸大臣登對時詢問裁處矣稟言之前自當循  
例入啟循例承批而今於啟辭中坤殿向候不賜批  
答臣連請承批而辭教截嚴至有承傳色勿捧口稟  
之教臣惶溢煎迫之至靡所容措啟辭承批之前不  
敢頒布亦不敢退去淵狀浚思亟賜批答焉答曰此  
豈如是相持看作大事者乎且慈殿向候批答事體  
至重豈可因此遲滯即為頒布○兩司大諫全弼執  
義李魯奎摩

全成容默柳恭東獻納柳晏  
持平羅采圭正言李承圭 朕劄曰昨因藥房口傳  
啟辭之頒布者始聞有中官殿向候之依已例厘正  
之口傳下教而藥院陳啟大僚聯劄意謂我殿下亟  
賜開納矣及伏見批旨下者不惟不賜允俞以從已  
例厘正為教臣等未敢知我殿下何若是靳俞於大  
臣藥院之朕請乎坤殿向候之便成已例為莫重之  
儀節今無容贅陳而第伏念人臣之於君上如人子  
之事親假如人子之晨省向候於其父也不察其毋  
候之如何則是可曰情理乎情理之所在即禮節之  
所由生也殿下何必以古例為援據而欲為厘正乎



臣等職忝獻替今始聆請亦云晚矣伏願更加三思  
俯循羣下之請焉○傳曰職務相妨兵判左所帶  
藥房提調之任許進前望入之李穆潤落黜○答兩  
司劄曰省劄具悉○傳曰臺諫並許進前望入之○  
傳曰藥房都提調以下在院承旨入格儒生同為入  
侍都提調鄭元容進前奏曰日氣稍寒聖候若何寢  
睡水刺之節何如上曰一樣矣王大妃殿氣候何  
如上曰一樣矣王大妃殿多日凜殺之中氣候何如  
上曰近間漸有勝度矣中宮殿氣候何如上曰口啟  
朕劄何至如是屢之乎此非如是之事矣元容曰臣

伏聞再昨日筵教以先朝壬戌己巳時相臣之請依  
古例勿為坤殿向候為教臣取考日記則果狀矣其  
時相臣則為守其時規例也今日臣等則為守今日  
規例也儀節之或行或不行蓋因其時規例之難於  
遽議而狀也古例則果如聖教而行之多年儀節已  
成今何可遽議厘正乎臣等之劄啟爭難誠是矣上  
曰此不過古例之改復也中宮殿向候始行於辛巳  
而至甲午矣其時不有各殿之壓尊故為之而至丁  
酉當為厘正狀其時則予不知古例因循至今近日  
始考見而覺之矣近例不過十年而古例為國朝已



行之例也且既有五日向安有事時向安隆冬盛暑  
時向安有事以下兩安字則此亦依古例為之有何  
持難之端而大臣之爭執如此也辛巳以後之例豈  
可援比於今日乎者朕創啟所謂數十年已行之  
禮云宣非妄發手錫糶改書下以元容曰雖自丁酉  
始之其時既不為厘正而行三十年則便成儀節矣  
莫重之地儀節一成則在下之道不敢遽議即道理  
為狀矣殿下若有遵古之意則何不於臣等登筵時  
及或召見臣等而考例詳論務歸至當而亦深存難  
慎之義於儀節之間則臣等於古例近例之間豈不  
相議節奏時上下之間可以先頌事體而殿下不議  
於臣等只下口傳下教於政院此殿下未及淡息而  
狀也雖連仗承下教不敢自本院遽議厘改矣此後  
待諸大臣登對時詢議裁處好矣上曰丁酉之未及  
厘正豈善為之事乎卿等之一番創啟容或無恠而  
至再至三誠過矣雖即今厘正可也元容曰行之已  
久之事有何一日急乎待大臣登筵時議之為可  
如是狀後事歸為里矣本院既不為厘改則當循例  
入啟自上循例批答為可矣上則此則當如是為之  
矣上曰大臣則言之果無恠而兩司之劄何也卿果



見之手仍下兩司朕制諸臣輪覽後還上上曰此何  
躡也君上或有過失則諫官之牽裾折檻碎首天陛  
無所不可而以不<sub>存</sub>母候及情理之辭豈有如許說  
乎予豈使之不為<sub>存</sub>安乎以予所不言之事無難登  
諸劄辭有若何安承<sub>存</sub>一切停廢者朕是誣辱聖躬  
也<sub>聖</sub>改書<sub>以上</sub>又誣辱坤殿也情理二字何也渠則知  
情理而予則不知情理乎近來風習不美雖小事每  
多挾雜此非為義理而朕也雖以政院言之若以臺  
劄之難於退却<sub>存</sub>亦可有院議矣此若一頒布則是  
指斥予所無之事也此非渠獨辦必有承望指囑而

朕也所當親向處分而外間不知本事必謂之摧折  
言官故予姑置而觀之大臣朝廷當有公論矣元容  
曰外間多有不知規例者以向候問與安未能分別  
臺臣等亦似不知而為此說矣臺劄例為齊會而相  
議為之則豈可指使乎實由於不知而朕矣上曰今  
日廷說詳為記注今<sub>存</sub>內修呈後即為頒布可也頒  
布朕後使見者洞<sub>存</sub>予意之欲循古例而有是教也  
元容曰頒布則一<sub>存</sub>朕朕知之矣上曰此事不過丁  
酉之誤也近年謬例豈可不厘正乎此不可自下厘  
正則朕矣自予厘正則有何不可乎元容曰此不當



如是之事也臣言懇至殿下何不開納乎上曰近來  
謬例豈可謂之常例乎古之大臣豈有不知而狀乎  
元容曰各以其時以例也當與諸大臣相議矣上曰  
大臣就座元容曰上房啓辭未下之前臣不敢退去  
亟賜批答焉上曰是也後即當下矣上曰以此劄辭  
觀之似若問安之節並為停廢者狀告君文字豈容  
如是乎以予所無之事謂之有之非誣辱而何外托  
匡救內案誣辱朝廷當有處之之道矣元容曰似必  
有公論矣○承旨行都李鼎臣左全景善右曹錫亨  
左副李源益右副黃浩民同副南  
性聯疏曰臣等昨登筵席以兩司聯劄中句語至承

臣子不敢聞之二字下教衷情震懍因知自措第伏  
念日前下教即古例之厘正而大僚劄啟即是近例  
之遵守則以臺閣而進言者宜悉向安向候之有別  
古例近例之不同遣辭之際審慎委曲仰祈開納之  
音固其職也而乃乃全沒分曉疑眩為說始則曰不  
察如何又謂之情理何在有若向安向候之一切停  
廢者狀此何意也何言也我殿下何嘗有如是之  
教而渠敢指無為何語意叵測不可但以無禮言在  
臣等明張之義決不可以意在匡救而有所容貸亦  
不可以事屬重大而有所參怨違宵統壁按住不得



茲敢相率仰顙伏乞以狀浚思陳劄諸臺亟賜處分  
焉第臣等忝居出納之地始於到院之時目見句語  
之驚心而臺劄也以未及周思循例捧例捧入臣等  
之罪也及夫登筵以承辭教之截嚴而惶惶之極未  
及容旋泯默退出亦以等之罪也滿心惶惑有不敢  
晏狀自恕勘臣當以之律以為不職者戒焉答曰當  
初口教於政院者不過厘正其藥房啟辭之謬而遵  
列朝已行之例也前後爭難之輒曰屢十年舊例不  
可遽改云而此節始行於孝已三月以後則在今日  
之事體凌不敢援用以格例向微事看作大事轉成

滋惑之階若有事端而多執者朕甚至於臺劄倡出  
虛無之說傳會勒斷敢逼莫嚴之地渠所云匡救者  
適足為自干戮敗寧不痛惋誹謫煽惑之不已致此  
直犯手勢此專由於予之不能見憚而朕也慚歎曷  
已此劄宣渠獨辨以公論則三司在焉卿等何必深  
引以兩司都憲朴永大諫任百秀掌令睦仁裁沈  
言李教英承澤獻納以在重持平趙然昌鄭駿容正  
鄭翊朝朕疏曰見昨日廷議下者須以昨日臺  
劄句語聖教截嚴以有臣子不敢承聞之教臣等相  
顧愕眙不勝震懼日前下教即是援據古例而大臣  
之劄藥院之啟實緣以節之重大而近例之不敢不



奉者也聖批不賜用油羣情轉益抑鬱則居臺閣之  
列者數陳所懷以效獻替之義即職分之不容已者  
第其不察以下數以語何其胡亂叵測全沒分數至  
此之甚也諸臣劄與聖上批旨昭布耳目上下所  
相持之端只在於古以近例凡在廷紳孰不諱悉而  
今乃內忽爲說越及於聖教之外有若向倭向安之  
並在擬議者朕此豈常情之所可出亦臣分之所敢  
道哉傳會虛無眩惑羣情無禮不謹莫甚於此不可  
以其速救之言而或緩於明張之義也恭敢相率聯  
額臣等謂昨日朕劄諸臺並拿鞠得情施以當律斷

不可已也云、不允○時原任大臣座目劄曰伏以  
昨日廷中兩司朕劄中以句語至有臣子不敢聞之  
二字下教萬々痛惋不覺髮豎而膽掉也日前口傳  
下教只是古例之厘正臣等之所仰請者即爲近規  
之遵行而今此臺既中不察與情理等語此何言也  
此何意也向安向倭之不同渠豈不知而下教所無  
之事乃敢肆朕爲之而有若向安向倭之一切停廢  
者朕是豈今日臣等所可萌心而發口乎觀其指意  
疑眩叵測不可但以無禮言殿下之不即處分付之  
公議案出於不欲張大之聖意臣固欽仰而其事則



至為重大所犯則絕至駭愕今在明張之義不可以  
臺章有所容貸也伏乞諸臺亟降處分爰施當律焉  
答曰一番劄啟即事體無恠其狀而所謂臺劄誠  
未知其何為而發苟是當言之言則何待幾日之  
後乎况其旨意專事扶雜因念自歸於誣逼之科世  
道人心胡至此極句藏設計明若觀火卿等之如是  
聲罪非不得矣而特以事屬窮躬也故姑此存商卿  
等諒之也○玉堂應沈熙淳校理洪祐健副校林  
承輝林刺蒿修撰俞錫煥副修金  
世均俞致崇聯劄伏見昨日藥房入侍筵設之頒布者以  
兩司聯劄中措辭至有臣子不敢聞之二字下教臣

等奉讓未半誠不勝下震慄之至竊伏念日前聖  
教只為古例之厘正而相劄藥啟之屢請兩納者即  
是遵守近規之義也事係何等重大語當何等審慎  
而諸臺之劄初不曉向候向安之有別古例今例之  
不同而混淪說去今沒分數甚至於察候情理等說  
疑眩於句語之間傳旨於聖教之外有若時節起居  
之並為停廢者狀豈今日臣子所敢萌於心而發  
諸口哉廷本昭布王批截嚴凜輩之胡辭亂自歸於  
虛無毀敗之科無禮之誅尚矣勿論不敬之律尤豈  
可違此不可以臺劄所容貸臣等職忝論忠義切



明張恭敏率顧伏乞聖明亟降處分請臺并拿鞠得  
情施以當律焉不允○執義李裕元疏懲討不允○  
判府鄭元客疏曰以臣於日前藥院口啟中以屢  
十年舊例為奏乞登前席伏承近例十年之教至  
降責諭臣宜即自引下請當被之罪而惶恧靡措仍  
不敢一言而退此臣之罪也因臺臣聯劄句語至下  
二字不敢聞之教驚悚震掉曩性攸同駭惋之忱固  
宜即席獻罪而緣臣昏謬未及周旋只息延退後同  
辭懲討以效明張之義嗚呼未發竟致泯然而退此  
又臣之罪也撫躬自訟歷日懍蹙恭敢冒死瀆摺控

陳籲章伏乞聖明亟加威罰俾法紀昭而具儆警焉  
答曰藥院之鄭重於厘正者亦出於事體則年采之  
錯認有何可引者乎悖疏昨既聯劄而嚴討則前席  
未暇請罪何傷之有如是為引萬、過矣卿其安心  
○時原任大臣領時趙曠壽再劄懲討答曰予豈不  
知此事之大閱世愛仁其捏無謂有指虛為實敢售  
簞弄詆誣之計者、絕悖而是宜渠之所敢為也打  
破之際慮或張大、以靳許者此也卿等共諒之○  
兩司再聯劄討答曰等之言宜如此而拿鞠終近  
張大矣○玉堂再劄、答曰無所辨別只曰大同之



論者得不模糊乎○上虛朕劄自列請討答曰爾等  
之如是為言無恠其火矣○觀象監二十八日寅時  
雷動啟○傳曰雷一之頻疊無如今年而異之異  
又蕪於收藏之時 豈虛生必有所召予小子冲齡  
否德上不能對越天 一下不能懷保民生以致仁天  
示警至此之極懍懍度懼曷敢自己自今日減膳三  
日凡厥在廷各陳袞闕以及時政俾為修省消弭之  
策○藥房口啟王大妃殿復膳事至翌日乃許○院  
議全上陳勉答曰冬節雷異由予否德所陳當體念  
卿等益勉夙夜出納之責○時原任大臣領府趙庚  
永判府鄭

元容右相朕劄懲討答曰卿等之請如是屢、予豈  
不信卿等之言而終涉難慎寔無以允從卿等諒之  
○兩司全上合新啟噫嘻痛矣人心陷溺世變層生  
至於今番金鋤等聯劄句語而極矣日前下教後上  
下所相持者只在院啓辭之古例則雖如渠蠢愚  
之類亦當易知而抑心腸投呈一疏於徑幾日之  
後外托直救內懷雜始曰不察繼曰情理傳會變  
幻閃忽正測以聖入中所無之事肆狀筆之於章奏  
有若尋常起居禮二在於擬議而朕尋其語脉絕悖  
無嚴究其旨意至憚一隱誣逼至及於莫嚴倫常自



于於數敗是可忍也。不可忍也。鬼域之狀大明已  
燭。鷹鷂之逐。彘性。司。亟。嚴。情節。明。施。憲。章。是。晷。刻。  
不容後者。大臣三。鎮。日。力。爭。可。見。輿。情。之。鼎。沸。何。  
殿。下。一。例。斬。允。使。國。同。聲。之。討。隔。而。不。行。乎。伏。見。  
大臣劄批。若曰。宣。渠。一。所。敢。為。也。打。破。之。際。慮。或。張。  
大臣等。以。為。殿。下。此。言。無。以。服。羣。下。之。心。而。更。以。滋。  
羣。下。之。惑。也。允。係。干。犯。醞。釀。之。徒。有。當。嚴。之。根。窩。而。  
慮。其。張。大。不。息。所。以。打。破。則。王。綱。無。可。振。之。地。民。志。  
無。可。定。之。日。而。亂。臣。賊。子。將。無。所。知。懼。以。殿。下。明。聖。  
何。不。念。及。於。此。乎。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誣。逼。此。在。法。

之所。必。誅。及其。禍。心。灼。見。包。藏。凶。計。則。明。有。排。布。此。  
而。不。痛。覈。窮。鋤。大。行。天。討。則。屢。虞。之。極。將。何。所。屆。神。  
人。之。憤。將。何。以。洩。乎。請。金。鋤。李。魯。奎。成。容。默。柳。泰。東。  
羅。采。圭。柳。晏。李。承。圭。臣。令。王。府。拿。鞠。得。情。夫。正。典。刑。  
焉。答。曰。金。鋤。等。事。無。商。量。不。允。○。右。相。朴。晦。壽。疏。  
辭。兼。陳。勉。答。曰。以。予。心。德。叨。承。丕。基。治。化。則。未。洽。民。  
心。攸。令。則。不。能。振。雷。異。忽。在。於。收。歲。之。節。悚。慄。恐。  
懼。咎。由。宥。躬。卿。之。定。引。退。宜。不。萬。過。當。手。所。陳。  
勉。戎。切。摯。當。體。念。之。臆。膺。耳。卿。益。彈。直。弼。之。誠。懲。討。  
事。已。悉。於。前。批。卿。必。之。○。玉。堂。聯。劄。而。司。聯。劄。陳。



勉懲討優批不允○傳曰大臣三司多日力請亦不  
可一向靳持金鋸○王府拿來囚○傳曰親鞠為  
之處所以禁衛營之委官以右議政為之判義禁  
洪敬許進朴岐壽授即為牌招先進恭後謝恩時  
原任大臣命招金吾王上兩司臺諫左右捕將即為  
牌招○傳曰親鞠所以北營為之○傳曰差祭金  
吾堂上許進李景在吳取善除授即為牌招先進恭  
後謝恩同義禁一員○禁府問事即廳沈熙淳朴來  
萬朴商壽朴承輝金世均俞致崇尹行福李燧俞鎮  
五沈宜冕○禁府罪人金鋸柳晏李承圭李魯奎成

容默柳春東羅采圭具格拿來囚啟○親鞠時罪人  
金鋸原情刑問一次訊杖九度罪人李魯奎李承圭  
柳晏原情○傳曰親鞠撤罷○洪原鍾為事變假注  
書○院議啟曰鞠廳罪人金鋸等捏做誣逼之辭甘  
犯數敗之科其所犯係至重且大今日親鞠之舉宜  
循厚情庶幾好此之必嚴嚴訊之下供招含糊一向  
抵賴罔頑叵測尤痛惡情節未露酌處下雖  
出於我聖上好生德而三尺王章不可過也臣等  
俄者前席畧陳覆義而未承俞言衷情轉益抑  
苑旅敢率籲伏乞傳教特為還收金鋸等更全



王府嚴鞠得情千五百祝答曰即為頒布○傳曰渠輩之今番罪犯千一我倫做謀誣逼律之常憲焉迨三尺而今見納供日一愚蠢之類雖窮覈而得情必不過胡辭亂說○特以全保世臣之本意毋寧失刑而屈法鞠廳罪人玉鋤特貸一縷古今島滅死圍籬安置拿來罪人何是齊從之徒與首惡似有間焉何足深究並施島配之典使之當日內押付○兩司聯劄請寢成命答曰商量者存已為酌處勿煩○玉堂聯劄不允

十一月時原任大臣聯劄請寢成命答曰昨席不云

乎今此酌處亦有深量而朕卿等勿煩而諒之○金吾堂上聯疏執藝答曰王府與三司有異何可如是爭執乎○傳曰昨日親向時金吾舉行多不成樣而今此配所磨鍊中巨濟南海或涉太歇雖為特教酌處王府則不當如是使之改定以入當該禁堂判事壽施以罷職之典○八司憲朴永元等所啓臺啓本自嚴急至於新發之討尤係晷刻是爭者而昨日前啟新啟臺廳讀傳之於朝前而更鼓已下之後始為入徹此前所未有也雖曰書役浩繁揆以事體下未安當該承旨用性施以譴罷之典何如上日



依爲之○故院啟曰  
注書權永秀蒙黜後稱以在  
外不即入來當該  
皇之注書推考當該稱頌之注  
書所當重勘事傳  
下拿處○執義李裕元疏請反汗  
不允○兩司座目  
新啓云噫彼凶鋤胡亂漫漶  
忍杖擗頤指喉之必而敢肆抵賴手脚之已露而  
反售迷藏益見陰以梟獍之腸可知素蓄以此首惡  
貸其首領使之假息海島則是可曰國有三尺而乳  
臣賊子將何所知悞乎其餘諸囚或一杖不加一問  
不及歸諸裔從亟施島配是可曰究覈已盡獄情先  
疑而包容好生之德豈宜施於此等負犯乎天討有

罪國家常任人得而誅戮性同狀此臣等所以沫飲  
力爭不獲準則不止者也請金鋤柳晏李承圭李唐  
奎成容默柳恭東羅采奎等更令王府拿鞠得情委  
正典刑不允○義禁府草記鞠廳罪人金鋤全羅道  
康津縣古今島城○圍籬安置柳晏靈巖郡荏子島  
李承圭興陽縣鹿島 李唐奎珍島郡 成容默興  
陽縣呂島柳恭東 州牧智島羅采奎康津縣新智  
島各其押送配所傳曰允○故院啟曰合啟事體  
何等嚴重而昨日  
合啓座目中掌令沈承澤持  
平鄭駿容正言鄭  
刑不為列名詣臺之臣之不恭



合啓事未前有壞塌室體捧納之時臣等朦未檢察  
不勝惶恐而當該臣不可無警從重推考何如傳  
曰久捧納承旨並考○掌令沈承持平鄭駿正言  
鄭翊等啓曰臣等臣等前劣本不合於耳目之任而  
猥蒙恩黜適值懲討方張冒沒出肅課日詣臺矣諸  
臺中或有應避於公啓中而如當大懲討則不參前  
啓只參新啓即流來規例也臣等於前啓中各有私  
義之不可聯參者日前新發啓也未嘗不遵此例而  
昨日更發啓與今日聯啓時臣等之名見漏於新啓  
座目而未能照檢有此做錯莫非臣等昏謬之致滿

心慚惶無地自容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做錯非  
細爾等罷職○金吾堂上劄請判臺同勘答曰所引  
太過矣○兩司聯劄請勘沈承澤答曰卿等推考○  
傳曰時原任大臣率禮臺入侍○領府趙寅永病未  
趨名短劄請謹答曰慎節宜勝獻慮今當亞歲慈殿  
寶齡益卽慶祝深切補賀之節欲與卿詢議而未得  
相見悵鼓曷已卿安心益加調理○傳曰明年即  
我慈殿寶齡洽滿旬在小子愛日之誠慶祝曷已  
謹遵戊子已例宜也延酌之禮故自內屢爲仰請而  
慈殿以儀節之張一情之悲慟不賜勉從之音下



情宣勝鼓狀既有人上援據之已例則飾慶無所為  
拘而仰體撝謙之心亦不敢縷之力請進爵之節  
自有展誠之時當下月正元日親上表衷致詞箋文  
告布等節令該曹三鍊以入口傳曰祭享所重何如  
而元陵後陵餽餘藥果全不成樣宜有如此道理乎  
當該典祀官李承輔俞致善沈永拿問嚴勤奉常寺員役及  
熟手等令攸司照法嚴繩口以趙鳳夏為堂品都承  
旨口傳曰今初六日文臣製述試取時兵曹正郎安  
喜壽勛司直李義俊副司果尹哲求等排律外並罷  
職為三為口領府趙寅永劄子請勸奉常都提調答  
日前藥果事

曰此宣卿可引之事乎誠萬之過當矣卿其安心勿  
辭口副護金鼎集疏引後陵答曰卿亦有不審矣推  
考口傳曰元陵景陵獻官一體推考口傳曰都承旨  
趙鳳今日何不仕進即為牌招牌不進口護軍成遂默  
疏引元陵答曰已口推考矣口有政以李鼎臣為京  
畿監司口傳曰全羅右水使以安興金使李熙章擬  
入口以兵曹前正口安喜壽代望傳曰仍任口右相  
朴晦壽所啟前水使蔡學永前以昌城防禦使未準  
邊地瓜滿而貶進口為邊地而防禦則仍用至今  
幾年之間見擬水仕二者亦多矣是乃先禦後邊倒



用履歷也今雖不可今日政官有失為言其實則  
最初一擬之後因以此前後政望從難追理厘正  
銓格則終不可而此謬蔡學永以邊地履歷施行之  
意分付吏兵曹何上曰依為之初擬政官權數則事在丁酉今當則  
金左根而以寬屈戊申秋○兵判金左根三疏蒙進  
領相鄭元容是奏復用  
前望徐熹淳落点○傳曰外各營領軍入直何等緊  
重而昨夜摘奸南營時入直將官則不着軍服舉措  
多駭軍兵則無難擅離竟至兩額揆以師律乃之可  
駭當該將領令該營嚴棍汰去雖以該營言之苟能  
常時善為團束則豈至於此乎該營首校全兵判嚴

棍懲勵○領敦洪在龍疏列以訓練昨日軍兵摘奸時不能善為操束事

答曰卿其勿辭益加團束○左副承旨權用脩所啟

入侍命下之後詣臺諸臺謂將隨入至詣箇外而旋

即退去舉措顛倒有損臺體事甚未安從重推考何

如上曰並罷職可也掌令金養點○有政判尹望趙

永洪在詰還下前望入之

十二月義州府尹尹致秀疏曰臣猥以菲才厚沐恩

造徒荷隆寄冒據惟府于今半載之間未效一日之

責夙夜悻恐誓竭金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

邊門重鎮由臣而趙生之凋瘵商賈之蕩析又未



膏不由臣尤甚尚何以謀邊籌而議民政也哉誠以  
愚戇之性有懷無地憂虞之極不容泯默幸殿下少  
垂察焉本府以塞下重地通燕北大路節使歲以為  
常別行間不暫停供頓之費不徒在官策用之繁專  
出於商之利害羸絀實係一府之盛衰興替於是  
爭有管稅之廳秤豆之法而刁利之輩圖得曲逞則  
元稅不減而自減房卜三種糊自近年則禁令宜行  
而難行員譯行輒課年而利穴織穿伴慮歲必增數  
而奸竇滋生惟意欺隱無敢誰何商日益困邑日益  
疲昔者八苞之定例今為十倍之謬規徵責徵賤從

係通貨之源潛造潛越反成耗財之竇今年加一稅  
明年增一條官貪包外之利民輸科外之歛有所謂  
私蔘闔眼稅出而國綱之壞損殆無餘地乃史牒之  
所無也官私之名尤見其苟且如可禁也奚稅之有  
如可稅也奚私之為既稅則宜公也歛私則為宜無  
禁也而稅之於松營包所收之於灣府搜所校吏之  
憑藉懲索其勢必至商賈之狼狽渙散可立而待絕  
域遐陬民不務農所資生者即不過商賈錙銖之利  
而歲輒費累鉅萬之長從何生不出幾年邱墟後  
已非直為一邑之直誠為一道之憂又非獨一邑一



道之憂臣愚過計亦以為一國受病之源也雖以商  
稅言之官募所賦之膏非公用而私包乃臣府之私  
貨臣亦忝叨緋玉從下大夫後而區區乎寸尺沾  
沾乎絲毫者又豈不為朝廷之羞哉况賈豎商兒之  
夤緣使行潛輸暗裝者非使臣之所可盡知而象胥  
裨從之中亦不無欺騙之計則秤包檢虞之際未免  
走逐之同歸凌不可使聞於隣國臣欲知而勿徵則  
止臣自沮稅必有歸臣欲按而不漏則使人失圖利  
自獨專均之為無謂也不幸也因一府宰之私貨虧  
公體而斷民脉至此之極誠古今天下之所未聞也

臣於受任之初思欲撓揉而始不能真知灼見有不  
敢輕易為說今於曆門冬市益見其曷披顛倒渙知  
邊門重鎮之必敗乃已因循荏苒不即通變重與此  
輩量多較少則是無恥之甚此猶屬臣之已私有私  
憂則商賈亡商賈亡則邑之為邑判非可論今日急  
務莫若闔眼一欵之特令革罷使商賈得以專業也  
臣既不當稅而或稅宜其禁而不禁溺職之罪有死  
首實恭俟嚴譴而不揆僭妄畢陳事狀伏願聖上淵  
朕深恩穆朕遠覽一詢廟堂亟賜裁處焉至於官募  
增減宜加講確私禁之設禁潛商之用律合有申明



之舉而非臣愚淺所敢與知云云答曰所謂闔眼稅  
之名未知初自何一而壞戒國徧胡至此極搜驗潛  
越自有法律令廟產爛加商確嚴立科条從長寬處  
○柑製進士趙獻永日次殿講幼學趙在應并進赴  
殿試○兵曹草記宣傳官廳六臘行薦法意何如而  
今番出身薦濫屑猥雜聽聞多駭此不可仍置原單  
中混淆冒入之類分付該廳一二查出并為劾薦二  
主及行首李景令該府拿向重勘事傳曰允後以大臣廷奏  
并汰○傳曰前後申飭何如而今日殿座實注書徐  
輔全并又不吝豈有如許道理乎并罷職○傳曰永  
有調

平郡守

植金元

延安府使

鄭愚

相換○傳曰楊州牧場

革罷時未及區處矣且有承傳前監牧官吳昌烈今

日政守令

果川

擬入○傳曰司果金胤鉉今日政實

職擬入○備邊司以具載龍為北兵使○右相朴晦

壽所啓擇守令事云云上曰前後申飭何如而銓曹

舉行視若文具常所慨狀外邑小民命脉專係於守

令而貪官無懲雖以今番殿最言之以疲殘邑一二

中下塞責如是而命令何以行乎從當有遍察之舉

而大政只隔先自申申飭可也又所啓出齋申飭

事祭官預差亦出申申飭事允之又所啓兩司諸臣



之許以私義引避者上以軫體下之政下以伸敦親  
之義此誠昭代之「」風臺閣之美規而挽近以來殆  
無限節姓若同貫則不計遠近論其處義而至引句  
語每於新除之後來避紛紜采措猥屑人無不圖進  
宦無以備員臺憲綱紀之地豈容若是乎一向任置  
無所規正則朝廷之上將無懲討之論臺閣之中不  
過鄉外之人而已事三寒心莫甚於此昔在正廟丁  
酉一臺臣以合啓中九寸親避嫌而伊時臺啓臺章  
相與糾舉或以爲法外之例有閑後弊或以爲服盡  
紐叩不當強引至蒙不叙之典夫九寸袒免之親不

甚踈遠而猶尚如此况於不計寸數之人豈可猥陳  
苟且之私義冒襲屑越之謬習乎自今以後凡係袒  
免之親外毋得避嫌事定爲令式使敦親之義體下  
之政兩得其宜以爲存朝綱重臺體之地何如上曰  
依爲之又所啓義州府尹尹致秀疏請私蔘園眼稅  
特令革罷而批旨內所謂園眼稅之名初自何年而  
壞茂國徂胡至此極搜檢潛越自有法律今廟室爛  
加商確嚴立科条從長稟處事命下矣包蔘收稅之  
法意宜察他岐之潛入使包商專利而後其稅可以  
全責而今乃潛入則不禁使包商失利收稅則如何



欲公用無循已不成事理此猶餘事竊以犯徑言之  
治國之道何事非犯徑所係而至於邊門之事尤不  
可一毫弛忽而法外潛越如是狼藉看作常事甚至  
有闔眼之名此非特潛越卽是開門招納名色之猥  
雜聽聞之駭恠寧欲無言年加歲增厥數不些傾一  
國刁利之類纏至編湊始無紀極原疏云所如可禁  
也奚私之有如可稅也奚私之爲云者誠是矣此豈  
一守令之所可私憤者而國法之蕩然無復餘地邊  
門之虞憂不知何境寧不寒心其所嚴法痛禁無容  
更議也第其私越設禁本是一律前後定式至爲嚴

密別無可以更張惟在申明舊典而已至於元包之  
數彼此時勢之隨時不同容有不得不狀者故辛丑  
節目時以包蔘則元不以多宥爲拘量宜加定爲言  
矣其增減之如何與設禁科条之更或添入者從當  
往復於驛院松管灣府十分講究務歸至當後更爲  
稟處而原疏中闔眼一欵特令革罷之言未免不審  
矣闔眼二字已是猥屑而苟使爲邊臣者守以中禁  
不捧私稅則此是職分內事也初有何請罷與一占之  
可論哉殊甚未安不可無警義州府尹尹致秀推考  
何如上日依爲之朝家軫念灣府果何如而創出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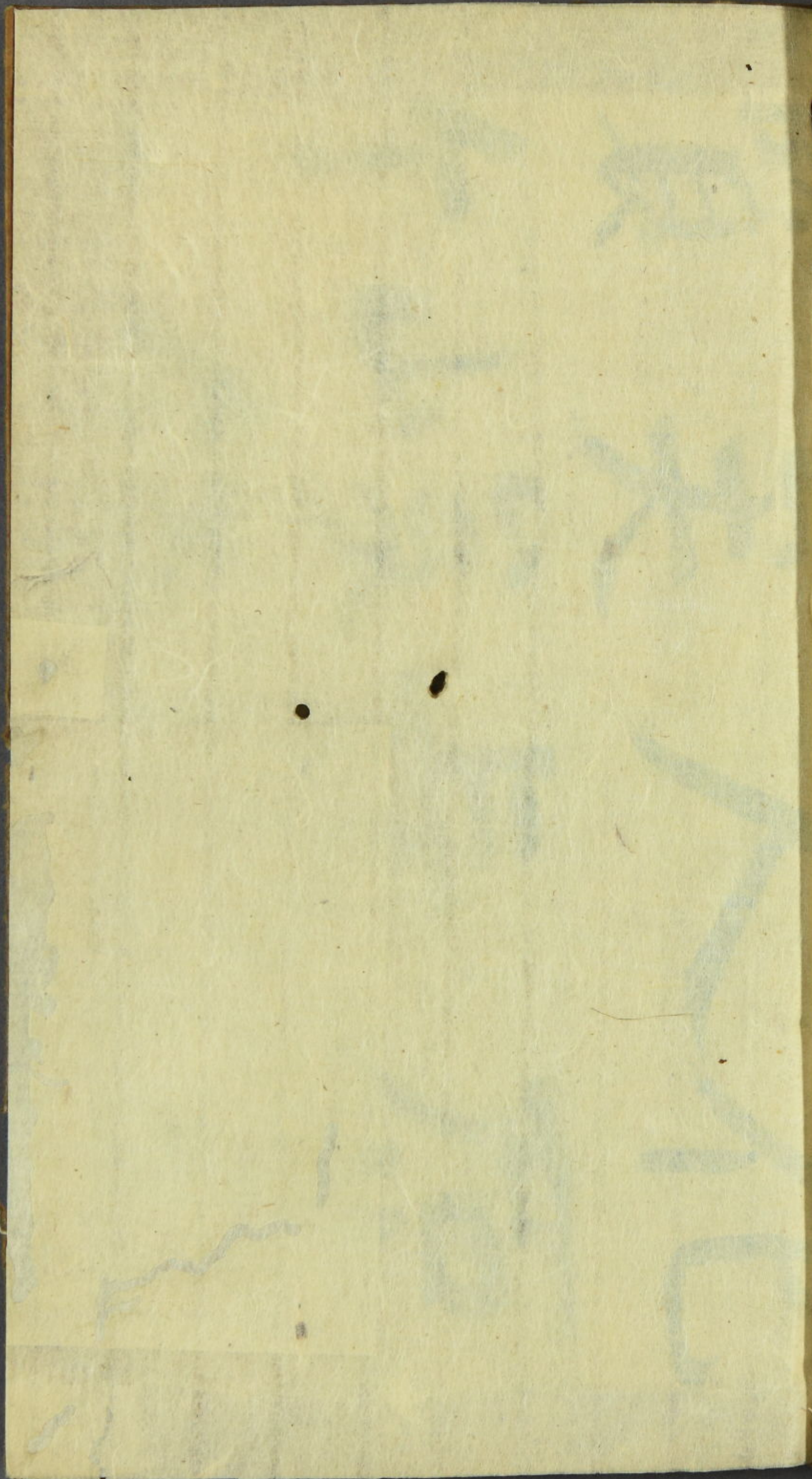
稅使國綱解弛商業凋敗者極為痛歎日前批旨已  
諭無餘而此不嚴立科条則後來之憂無所不至  
為虛踈即速開問諸處從長稟處可也又所啓前以  
犯越人查覈狀聞後更為稟處事道奏行會於陝西  
道帥臣處矣迄今三朔尚此寂狀雖緣應限各人推  
捉未往之際自致曠日而啓下行查事體自別邊情  
攸關尤當嚴急其所舉行不可但以稽忽言當該道  
帥臣監司洪在啟并從重推考查啓即速登聞之意  
申飭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啟即見全監李時在狀  
啓以為右水使申從翼以珍島郡異樣船材漂着日

子錯誤事該郡守宋相保既以請罷無容更議而雖  
以該水使言之見其日子之相左初不查報亦涉踈  
忽右水使申從翼請令廟堂稟處矣邊州舉行何等  
審慎而既知日子相左初不詳覈歸正捏合巡啟處  
狀登聞極涉踈謬該水使罪狀令該府拿問勘處何  
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啟摠衛使李惟秀禁衛大將任  
聖臯謂有身病俱不登筵李惟秀推考任聖臯罷職  
事云之上曰依為之禁將則從重推考使之調理行  
公○傳曰濟用監提調金賢司藥寺提調洪顯相俊  
以正朝陳賀因該監變通記○傳曰來初一日當詣太廟展謁身



該房知悉○傳曰徽定殿春享親行磨鍊事分付儀  
曹○傳曰來初二日歲首犒饋當親臨矣該房知悉  
○以鏡城判官李炳斗望六次改前任解由啟辭傳曰  
特例也常格并勿拘相摠他邑○傳曰就四已至  
多日何必勘律拿處之前宣傳官四館所官員并削  
職放送○傳曰貢市堂上率貢市人明日宗廟洞口  
待令○掌苑提調前望朴岐壽添書落点



This image shows a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double-line border, located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and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single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within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table appears to be a ledger or a record book, but it is currently empty of any data.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signs of wear, including a small tear or hole near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table's border.



